燕居筆記

卷之三四

特別
へ21
2760
2

門 へ 31
號 2760
卷 2

新鐫增補全像燕居筆記卷之三

閩芝士　林近陽　增補
萃慶堂　余泗泉　梓行

花神三妙

○玉枕卜締姻婕

生數日以叔在不敢輕入瓊室叔亦遣媒人求親是夕生入錦房與三姬商議曰曰瓊妹奇妹皆吾所欲但勢難兼得為之奈何錦曰吾觀二妹所議畢竟皆歸于兄但不知誰先進耳以鄙見論之此事畢竟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瓊讓之奇奇讓之瓊各出誓言懇懇切切錦曰勿推讓吾與汝分之今宵取香燭紙疏告天各書其名盛以玉枕先得者今日議婚後得者異日設策非一舉而有双鳳之名乎生數日為此榮懷聞錦

題畫類

○題老婦騎牛圖

國朝我
太祖平陳友諒頓兵康山軍士乏食有一老媼騎牛吹笛指家助米後繪其圖像
太祖題曰揚妃空死馬嵬坡出塞昭君淚更多爭似阿婆牛背穩笛声吹出太平歌

○題長亭四柳圖

昭和十年一月一五日購求

言而深是之遂具叩天之疏虔誠叩祝一掣得瓊姐之名奇笑曰使吾姊子良臣吾為忠臣不亦美乎于是四人定其言生言于叔遣鄰婦為媒言于趙母趙

玉枕卜締姻婕

薛尚書致仕歸。解李士縉題長亭四柳。以贈其行。東邊一株楊柳樹。西邊一株楊柳樹。南邊一株楊柳樹。北邊一株楊柳樹。縱有柳絲千萬條。也綰不得征鞍住。南山叫鷓鴣。北山叫杜宇。一個叫行不得哥哥。一個叫不如歸去

○題劉阮圖

潘氏浙江台州人別號碧天道人善吟咏嘗題劉晨阮肇天台遇仙圖曰千年古木萬年山洞口仙娥自玉顏劉阮當年那得見浪傳虛語在人間

○題貧樂圖

母以告李老夫人夫人許之擇日投聘趙母為具白金四十兩金花表裏各二對羊酒果品皆趙母所出也鄰婦執伐致書于李老夫人其詞曰

辰下双沼花開九天瑞應某竊計之老夫人其千年之碧藕乎仙閣流芳矣令子老先生其千葉之綠荷乎海內流陰矣令孫女其霞標之万萬乎綉閣新香矣茲者双花人帝瑞出玉池豈猶子景雲果有三生之夢酒應此合璧之奇耶家兄遠宦命某主盟趙母執柯兼隆金幣絲夢永結既尖倍于百明瓜葛初孚瑞長流于万葉李老夫人捧讀不勝慰藉遂援筆復東曰

即辰玉池荐瑞開蓋帝之蓮花老身

宋徐思張題貧樂圖。詩云。廻翁畫灰數兒書。嬌兒赤骭玉雪膚。厥妻曝日補破襦。瞻筐何有金十奴。楊伯子和云。三間破屋一牀書。錦心綉口冰肌膚。自紉枯葉作袴襦。此君便是長鬚奴。王才臣和云。大兒阻飢頗廢書。小兒忍寒粟生膚。婦縱有褌無一襦。不敢緣此相庸奴。三詩皆佳。而後出者尤奇。錄之以為居貧者之勸。

○題貴妃圖

閩長樂鄭憲未第時。作館邑之大姓家。館東戚屬以省祭還自京。東人召飲。先生亦與焉。定位左省祭。右先生。將登筵省祭虛

舉酒祝天頤女孫浮快婿豈意瑞不
陵于三時湊遂成于今日寅惟執事
名門豪傑令兄天表鳳翔而令姪又
非池中物也何辛如之然蓮有二善
焉出於泥而不濁其君子之清修乎
猩裳錦于雲標其君子之德容乎春
雖返而益清其君子之徵祥乎頤令
至則而象之老身有餘榮矣覩蠟炬
之生花如百年之占鳳閣韜嫻之報
吉兆萬葉之長春

生浮書曰甚鄰婦乘間抵壳戲生曰小
姐見書喜動顏色官人稔聞不怡潛窺
笑生累日延客置酒亦竟因類告家政
無人綜司殊為紕散邊客經書異整有
條老夫人猶竟其私但什之不問奇姐
雖自歎戚與生情好益篤陰自伺其双

讓曰鄭先生請左先生慨然就之不辭省
祭頗嘶之酒數巡省祭顧指壁間畫曰鄭
先生高才何不各請賦一絶束曰欠倀此
意第未敢發爾先生曰不難即索題之一
幅乃楊太真醉臥于地二閹宦扶起之不
勝明皇顧笑之狀詩曰龍顏回首顧紅顏
醉卧東風上馬難不是侍兒扶不起只因
恩愛重如山次幅乃朱買臣挑菜讀書詩
云一捻剃新一束書且行且讀樂何如指
頭白有經綸策堪笑糟糠愚婦愚三幅蓉
溝陰乞食漂母詩曰乞丐當年事本寔英
雄未遇古誰無臨題恨殺丹青手不盡登

增左有生為白郎妻向而右有妃為白
即鬼之句生見夕見之痕惜不已双淚
交流告無聊賴自投于林璚曰勸奇與
之共寢生終夜淚傾春雨自是與奇為
鴛鴦矣暇問談論奇謂璚曰吾未知遠
事白兄與否然感此纏綿之情雖縢嘗
何限璚曰除是我妹妹使休若得事
白即必不致妹失听錦幅壁呼曰可令
我失所乎遥笑曰三人同功一体安有
彼此之殊錦復笑曰吾妹念我否璚曰
成我之恩與生我者並宜不念功三人
復大笑自此生奇加意綢繆又將越月
錦璚亦体生意密密共慇懃特諸婢無不
聞知但皆不敢洛口惟蘭香自恃美貌
每在生前賣嬌生憂詞之因此懷恙欵
泄其机至是為奇姐所惡亦不敢言錦

塩拜將圖四幅乃魂竹間拈詩曰竹
物不相同萬緑叢中殷點紅我去化龍雲
作浪人生何處不相逢題畢賓主各仁嘆
嘗後先生聯登科甲歷官巡按省祭以典
史為公所厄朱一龍一浪其真詩識與

〇題紅梅圖

有術人懸箕召仙仙至能以筆書字彷彿
晉體主曰我有一軸紅梅請題請用我韻
潜以傳頭牛三字敷香爐中仙題曰玉骨
冰肌孰與傳主曰此紅梅非白梅也閣筆
悲有所思然繼題曰點些顏色在枝頭妝
童曉起豚龍眼錯認疱林欲放牛觀者大

瓊善自歛藏內外不甚覺露嗣是南陸轉西九秋勝會桂有華而擎宮月姮娥親下廣寒槐奏綠而舞天風英俊忙馳夾道生整治行粧入秋闈應試與姬將別無限傷情三姬共製夏衣一襲履襪一双綠玉之佩黃金之簪諸所應用無不備具瓊姐製詩曰

良人將離別　泪洒眼中血
杜宇慘悲鳴　秋蟬淒哽咽
此情只自知　向爾渾難說
頓步入蟾宮　桂花手中掇

奇姐製詩曰

欲別猶未別　淚珠先流血
訴短及道長　既哽又復咽
不對夫君言　更對誰人說
惟頓折桂枝　高〻双手掇

訝。

○題百子圖

天無一日備四時。人無一母生百兒。何人筆端奪造化。天時人事俱備知。三三兩兩如魚隊。日長遊戲欄杆外。攀花折柳爭後先。採菊東籬相向背。昨觀此畫三撫几。多憂只為多男子。生子當如孫仲謀。人生一瓔亦足矣。此翰林解先生縉筆也。

○題竹木寒鴉圖

古木撐空掛雲影。竹敲碎玉霜風冷。寒烏點點亂斜陽。愛殺君家畫中景。木老如太公。竹老如伯夷。烏能反哺若曾子。廼是人

婦娘亦製詩曰

人別心未別　謾將苦流血
我因夫君悽　即為妾身咽
行矣且勿行　說了又還說
折桂須早歸　墻花莫去掇

老夫人趙母陳夫人各厚贈諸親友皆餞之都門之外白生至省溫習經書屆期入試然眷念三姬未嘗少置而姬亦于晨夕之下對景無不傷情乃至夢寐之間亦多叙憂悶之忠生以三試既畢遣僕抵家問安既奉諸母珍奇亦餽三姬花勝致書懇切不能盡述也錦瓊見善慰奇姐轉加慘悽

書曰

妾陳可姐欽衽復書于夫君白漢源解元文几曰夏光明媚矣秋宇何淒

間三絕奇。噫。萬物要當閱世教。此圖意[illegible]燕忠孝。侯門孔雀牡丹花。抹晕塗紅真可笑。

○題蘆鴈飛鳴宿食圖

余嘗往友人書室。見其壁張畫四幅。乃飛鳴宿食鴈也。各有一絕題其上。飛者曰。一自雙飛萬里餘。上林消息近如何。風沙漠漠胡天遠。匿有忠臣寄帛書。鳴者曰。江上秋風送遠行。何人不起故園情。只今雲水忘機處。千里歸心對月明。宿者曰。水碧沙明秋氣清。致身深向白雲汀。夜深漁父忘繒繳。穩傍黃蘆夢不驚。食者曰。秋水澄清

涼也每中夜涼風四起孤鴈悲鳴則伏枕淚零几至斷絶聽砧杵之音恕焉知搆愁人之響如有隱憂此時叫情何可殊述縣想洒樂之人寧識憂愁之狀否耶自昔為山避遊繼以月下濕盟妾謂事無始終將迭微命君謂此頭可斷鄙志不渝懇懇殷殷將恋君即妾也妾即君也冰宿與具雲飛與俱偶隔一日則想如三秋今言別三十日矣其如九十秋放情胡不切淚胡不零天乎吾何不為涼風乎時與君相傍天乎吾何不為飛鳥日日向君悲鳴即妾與君並矣與君言矣亮君亦見言矣第恐時事非遠机事旁午將欲明之于母又恨母不見伶將歌訴之于人又恐傍人取笑

文類

○送窮文

維某年某月陳石亭居士謹具酒殽船隻

映綠苔孤蒲香實托根芰天開佳境留情霧鷗為尋盟莫忘猜殊為有味予固錄之

○題圖屏美人圖

你若肯笑價值千金無語無言懊恨誰人俺也怜香俺也知音俺這里錦裳上香馥馥羅帷繡衾徒那里冷清上孤另上空倚着圖屏俺欲抱你不能俺欲扶你難行你若活動些兒我自有個温存

朝天不聞也鳴花不無語也其所以自甘惟自樹立者惟有身死可以塞責然死如有知秉風委露與君相周旋目乃瞑矣死如有知與草木同朽腐焉則又不若久在人世万一可以見君之為愈也然此身實君之身身不在君則有死亡如或惜死貪生輕身喪節則又不若朽草腐木之安然無事也君其為我面之有以之誠此言不矣臨書流淚不能復陳承惠玉粉綢帨翠羽花勝雖為靚物思人之助實增誰適為容之非附以海物頗君加飧無以涼鼇頭利彼徃餘惟棘闈駐選海宇揚名是妾尋三人之至願也

生僕至授生書生方與諸友誼集展視

致餞于洪崖先生之神於道之左

嗚呼神兮尔形可哀尔勢可惡尔情可尔名可妬士遺尔而陸沉農遺尔而飢賈工遺尔而鈍遲商遺尔而耗竄尼孔聖於絶糧甕項羽於夜渡逐賈誼於長沙寄淮陰於漂母薄季子於親兄割賈臣於愛婦令蒙正於破窰餓東坡於塵釜悲墨氏于染絲哭阮嗣於迷路炊百里之爨爨空孟嘗之門户抑心思于無伸抱詰言于無訴却名姓于上国袖経綸于無措面親戚以無情薄朋友于無故不永而人自悪来君子之矜憐过小人之談吐

未竟不能自禁涕淚鳴咽支見其書无不嗟嘆曰曰有此懇切無愧演源之重傷情也力叩所由生不以告自是功名之心頓什故人之念益殷矣月終揭曉生雖名落孫山之外全不介懷遂策馬為抵家之行與姪復会然生之別時囑奇姐曰吾若得意而歸明與尊宣関說懇求姻眷必遂所懷以此牽情尚存恙々然三姬見生之歸如膠附漆諸母曰生之至亦喜動顏容是夕过重壁小門仍為同床之会生中夜長嘆錦娘撫之曰功名有分何必介懷瓊曰即非為此縈懷只為吾妹切念生曰子真知我心者為之奈何瓊曰吾與大姊有妙計矣生曰願聞瓊曰君將來必有荊州之行是以具婚書一紙表裏二端白金四鋌

凡此皆尔使然。大抵聖賢氣数嗚呼。錦口以思。衰門薄戶。鳳翌鷄栖。騮蹄驢步。我于尔竟何如。尔于我誠無負。慨歲月之因循感情意之堅固。奈久住以懨人。與維新而化腐。醉尔以酒飽尔以詩說以上船。途遥日暮。任燕壁與秦関。毋龜回而蛇顧。尚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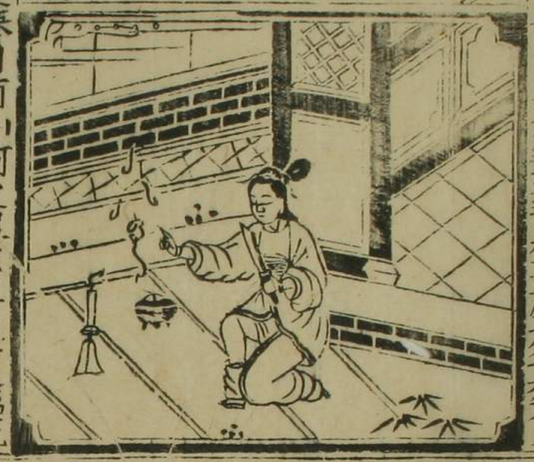
○相思文

憶情君。憶情君。把厥悃情筆頭分。想君之英畏兮。超尔筆。坡尔文。詩雄李太白。琴邁司馬君。想君之盛德兮。淑尔度。程尔敦。摳扎誠可法。制行愈堪尊。想君之勤篤兮。日継夜晨継昏。羹墻李鄒魯夢寐見周文。遜

次日二妹俟君行後陳姨必將議婚吾二人決以实告並以吾妹臂上刺文示之然後上金帛婚書則陳姨勢不得已事端且諧矣奇姐笑曰計則奇矣但顏之厚矣錦笑曰如此可成面皮可剝也生曰向实為奇姐縈懷今聞計心釋然矣自是留恋月餘歡好尤篤生父命老僕來探秋闈之信且命早至荊州生不得已起行生自秋闈歸後頓心以奉陳夫人无異二母而陳夫人之愛生亦不殊已子生束裝入荊州陳夫人謂曰此行未知得再相見否因相对唱咽不能勝生强揮淚見姨娘幸勿出此不利之語而我姨娘天長地久既有骨肉之恩必頂丘山之戴陳夫人復流涕曰我身寡子單幸夫被擄生曰敢不從命夫人

忘刺破蘇秦股埋頭牢閉孫敬門想君之丰彩兮。氷尔肌。朱尔唇洛陽花。鮫媚。崑山玉轉温。笑蓉日裡胭脂染。牡丹花下單朱雲。此人此德。驕者售其敬。此才此貌。慢者献其恭吁。向矣哉。與君叙舊。與君論文。千載逢一机之會。源頭發万里之春。不忍歸兮寧忍飢。不忍離兮寧忍寒。窗前月下心磊々。琴中詩裡意紛々。黃連知我相思性筆花助我相思文。日吊影夜遊魂鳩喚友雀呼群。物之思物。猶我之思君。思君以对花兮。蓬萊景我無心玩。思君以对酒兮。狀元紅我無心吞。思君以对月兮。嫦娥激我

錦娘割股奉親



在途舉目有山河之異飛丹迅速臨流
動風月之懷發諸声歌之詞皆恋故人
流滴掩面而入三姬相与悵惋詩詞悲
愁諸母臨別殷勤致贈甚厚及其策馬
無心賞思君以対栞兮伯牙操我無心聞
萬恨千愁兮食不下咽輾轉反側兮眠不
貽温孤軒孤坐兮鳴蝉怨悚ㇾ爰居爰處
兮鵲噪乱紛ㇾ斯時也斯景也心不悶人
人自悶君不思我ㇾ思君悠悠ㇾ我思我思
為誰冲ㇾ我懐我懐為君子規啼雒三更
月鷓鴣唱破十揚春宋弘情悃ㇾ胡客意
云ㇾ卓文能喻栞中意奏典相如作鳳群
倘賜惜花心一點任遺梅子寄情君情未
盡筆已尭相思相見知何日此時此景可
情君相思只恐相思恨只恐相思断了魂
頓君其体之

之語則生之思娘何如姬之思生亦何
如哉

○錦娘割股奉親

時維臘月时氣逼人潤母体羸忽膺重
病三姬旁皇无措相与請命于天各願
減寿以益母年未見效也錦娘夜半開
門當天割股瓌奇見其私出久而不帰
密往視之乃知其由嗣是和美以進母
病愈鄉里人聞之上其事于剛縣剛縣
旌曰孝女之門有詩曰

鳥山隆对華山西　花外風清鳥自啼
已見文章推多士　知節孝厲深閨
割心從古忠名出　割股于今徽奇清
旌別孟思行可有　誰嘘芳蛇映文牽
割母置酒諸姊賀有楊犯懲者聞之
聞之美亦備礼称慶以白金二十両為

○詠梅枝文

周申父之幹寒夜擁炉獃火兒撅内暖挿
折枝梅花氷凍而枯因取投火中戲作下
火文云寒勒銅瓶凍未開南枝春尽不帰
東這回勿入梨雲夢却把芳心作死灰兼
椎地炉中覆士梅公之灵生自罗浮派分
庾嶺形若槁木稜〻山澤之癯處如膏腊
嘌〻雪霜之操春融占百花頭上歲寒居
二友身边玉堂金馬揔無心金鳥商羔期
結果不料道人見説便離有托之根数者
氷氏相凌處迈華胥之国而玉骨擁炉焼
不醒溪慌剪紙竟难招紙帳夜長无作尋

趙母　欲求見錦奴錦奴既却其金又不之見楊欲以勢脅之先令謝人楊言且啗以黃金百利錦奴曰汝為我語楊軍我頭可斷我身不可見也楊慙而止是時三姬皆以志節更相詰責自生別后不施脂粉不戴花勝不出閨門虽端月千門佳麗三姬蕩之淡如元宵樂地繁華三姬不出嬉玩其操守如此生自抵荆州后既見父母益念三姬乃請于父曰李老夫人外大母也慫慂主婚盖意人致謝焉並候動靜且訂婚期久許之生備金帛造僕婦訪三姬于其家

三姬書曰

同心人白晝虛至奉書于二美人粧次

雲此生何幸我昔时尊王公浔一香之夢筠窗月淡尚嶷弄影之時雖宋心平鉄石心腸忽情未得使華光老丹青手段模索难真却愁零落一枝春好与茶昆三昧火惜花君子还道這一點香魂今在何處夷猶然不堅東風散只在孤山水月中

○答誡酒文

閩甌有布衣素號詩酒僻一觴一詠晨昏朝夕陶七元七曾不知利名之為輕鎖貪躭之可休戚客有造其芦而訊之曰方今神聖在御登崇俊良子不嗟功名未成忠頇不偶擯弃名檢放懐詩酒上乏喜於鄉

女嫉烏能可以流声千古況雲譜有其三哉皆天曹神女仙謫美姬色妹絶矣女絢春花詞映秋水于嫱卓矣堅貞如金玉西落類風霞氛弊奕陵矣而雲方幸綢繆之際又問交敝之言其所以相親相期相怜相念又曰細縕烏則神遊于美人之天雲此生何幸哉追想蓉时倚玉十方蘭偷香于水閣尽人間未有之欢極人生不穷之郎美矣至矣盡此統為輸案之会今皆婦為月山之人則月下深盟其真不負五百天緣悠〻未了也欣切欣切万里片心但歃三好勤事諸叩奇妹細信未開日夕懸注想志確詞真情焉則天下事固可而言而決也急開急開身在荆州神在桑梓計曲下遺誚於朋友名教清議吾不子取乃者廣平為文示戒貫穿詩書爰及歷代非智愚之得失監国家之成敗禍乱之階椎酒為害君侯俊哲試听大戒命客侍席被讀未終欽襟厄坐愧謝愚蠢若醢鷄之在釜幸夫君之登蒙吾将剖鶚鴟之杓碎琥璃之鍾嗤荷鍾之伯倫謝投轄之孟公酒若有神自西自東与子絶交誓不汝從客乃復坐音問方諸或吟于側或笑于階揮之不去招之不来四座驚佈毛森骨堅客悵告帰吾固留駐忽闗亭畔切：若語若然若恨若有所訴吾復怪問波縁何訴与

此情必見諒矣況多談俗儀在別啓

中炤入

諸母得書甚歎僕千外堂时有朱姓者貴宦方伯之家与奇同鄉有子年方弱冠開奇之美而媒求姐焉陳夫人初未之許後偶見朱氏子貌美而惠遂許之為擇日欲报聘奇姐忽称疾絕粒者三日夫人惶惧泣問所由瓊姐俱以寬情告之夫人曰焉有是事門禁森嚴白郎能飛度耶瓊曰嫂若不信此言請看奇妹两臂之上陳夫人見之駭曰早白郎在何不与我言之今縱不嫁朱氏后置此女何地瓊曰妹与白郎殷勤盟誓生死相隨決不相背夫人曰痴心男子誓何足信瓊遂啓其箱出白金四十两表裏各二对婚書一紙曰此皆白郎奉以汝同處殆有十年穷困貧阨皆汝之慈吾未能操戈以逐子何以寬骨有言辞令未周悦若有厭子闔宵資不聞酒杯今子見逐我去何辞我欲有請子其听之昔子在孝荆楚琴劒无光氣色慘但賴我侍側輒忘羈旅爰自壯年拱毫作文辞悭氣索若車奔恃我發作思湧如雲至若都門帳别易水歌罢游子心催行人淚洒悲風起于長樂煙樹暝於清瀟引一觴而気振復一杯而憂寫將子之功不在禹下独不聞既醉備福見於周詩不為酒困言于仲尼德將无醉酒誥之辞酣酒嗜音五子所悲

寔信若也夫人曰是固然矣然天長地久倘妹妹何以相与瓊曰如有二心随即天誅地滅願我姨娘早賜曲從夫人曰我將不從何如瓊曰妹已与我訣矣若姨不從則妹命盡在今夕夫人堕泪徐曰痴兒汝罪當死慟我宁此多年今亦无可奈何只得包羞忍耻耳此事綿娘知否瓊曰不知也夫人曰也罷我今主白家之婚止朱氏之議可也因概奇身曰汝私于白郎得非棄白而才貌乎朱氏子俊雅聰頴行將為一世偉人以我观之殆过于白郎矣奇不若瓊曰妹失身于白郎既有罪矣更委身于二姓是蕩子也何足多哉夫人皆首曰固是固是從今吾不強矣但礼豁未受瓊酒有疑固告于二母二母

离山之丘下酒池沉湎淫泆喊德曰咸其自取迺我何為廣平千持三十之喜駕傾河之班毀些資哲蔽欺乙見使若子一嘗而歎再見而棄忘我大德忍我小怨先民有言人之齐聖飲酒温克醉而不出是謂伐德彼昏不知胡為我責逝將去汝適彼樂只客聞之而又服我聽之而拱默延之一座丞永為嘉客

○

義蜂文

正德間鎮江北固山下有群蜂擁蜂王出遊為攔殺之群蜂環守不去數日俱死

遂菴先生門清聞之令僮暦焉表曰

親奉祀勸勉陳夫人受之夫人尚有根
容老夫人曰天下之事有經有權善用
排者可以濟經不然便多事矣陳夫人
因呼蘭香置酒以謝二母且曰早信此
奴亦先今日之禍矣三母即無錦瓊奉
杯而奇香縮不出乃独坐小樓門外不
張花勝不御奇姐事既定陳夫人復書
与生錦奇亦以書達生遂遣僕歸荊州
矣

○奇姐臨難死節

是時陳夫人以兵変消息歸本鄉贅務
農不幸遘疾沿旬奇往省之未數日賊
警復作遂遣奇入城尉是姪益陵夫人
病益篤欲見之入城則亟不可動奇固
要强泣扶行往省瓊姐執奇手曰寇賊
充斥妹未可行奇曰我寧死于賊手內
且

奇姐臨難死節

忍不見母眞因絕裾而行及至抵家寇
稍寧息奇姐度母不諒先為置办棺衾

此至三更聞官兵大至衆皆以為先鷹
至五更乃知即是賊兵鷄鳴遂圍潭江

父蜂塚為文祭之文曰於乎惟父典忠規
天蟠地忠表剛腸父招壯志曉我讀降唱
烈之徒陋矣五鬼三桓之吏孰如父蜂尤
「尊帝不趨南北之衙井伏君臣之誼呼
號積日祝泣主之戮于非辜僵卧横屍如
從王之戰而失利依稀乎諫讓国士之風
庶幾我田横門客之列余本之而瘞埋川
以風乎斯世古云蜂蟻君臣觀此益驗人
臣能為君若此局有亂世我

○壽鶴文

澤萊之巔有駘仙名鶴號青田公羽仟百八
百之數鴛鴦百勞烏鵲鷃鴒之數言于

孔雀氏孔子曰噫嘻我知之矣蓋人能善
養此心俾天君帖泰然後天鈞以多福而
壽死軀也不善而賊彼天君是先自拔
本真則其年之殘且短者其惑是故雉
為鴛鴦之綺文鶯之金衣翡翠之緑羽均
為形役者也鳩之喙雨鴟鴞之能鸚
鵡之多机巧語鴟鵂之懊惱澤家均之心
為祟梟者也鷹之搏兎鷺之窺魚鵰鶚之
逐鼠雀啄犬之升木食均之心為物遷
者也之數子不善事其天君惟汨沒於聲
色物欲之中以故往往斃形于弓矢受質
於牢籠鵰危機于畢羅人浔以羅罔而羈

剽掠男婦數百三賊突入陳夫人之房見夫人病卧欲逼之以行夫人不起抽刃欲兵之時奇姐迯在窓廡呼曰勿動于我替他遂出見賊、見其天姿国色歡喜特甚遂掠以行並擄閭春及家僮數人而去時陳夫人在床猶未瞑目也賊聞官兵欲至仮後退中辛仁橋至河泊官署將吏掠男女盡禁其中奇姐謂閭春及家僮曰我為母病來豈知為母死我若不死必被賊汚異日何以見白卯乎乃咬食指血書壁上

詩曰

母病不可起　夫君猶未峠
妾身遭此変　兵刃詎能逼
幷為綱常死　誰云名節虧
乘風化黄鵠　直向楚江飛

絆之也。大雖欲降爾壽。其如汝戕厥。天何青田翁。衣玉潔。悃幅无華。不屑于顔色之逞。是以不累于形也。清唳聞天鳴陽子和不競。巧尖舌之纖巧。是心不汨于聲也。朝戲芝田。夕飲蓬池。不窮口腹以羨乎一飽。是心不役于物也。惟清淨虚冲。高蹈遠舉。以聲其引年之術。此所以為羽族之宗長。作仙人之駙驥。與龜鹿爭年。椿松齊算者也。非偉也。宜也。過茲以往。壽其寧有涯哉。鴻鴈應。善哉孔夫子之言壽也。遂相與執是商羊。于鸛之乘軒而稱鵠焉。翁亦丹頂綴珠玄裳縞衣。戛然唳空。數子

題畢謂蘭香家僮曰吾母子相從于地下矣汝輩得帰可吾小姐善事白生復謂蘭香曰吾當急死稍遅欲死不得矣乃坐門限引衣裾中所藏刺刀以抽蔽面自刎其頭遂僵仆血流滿地蘭香抱之而哭賊来怒殺蘭香因詢其由鄉鄰備道賊曰我悞矣此前孝女也勿汚其冤于是舁而置之暑後得月輦之上以紅綾被覆之相与環泣其節孝之感人如此是夕有人来報錦瓊率家號慟不已瓊姐頭以百金入賊営贖其屍裹棋不敢往次日早報官兵殺賊、已退矣人報陳夫人即世瓊姐帶秋英新珠小珠往收斉屍錦娘帶春芙蓉侍陳夫人時嘷號泣登輦未至五步尚聞奇姐長嘆一声駭曰吾妹尚元恙迯往撫之則

而逝之。飲畢。由是鴟鴈南歸。鸛鵠在原。勞東向。紫燕西飛。鳥鵲息羽于叢林。天下亦皆欽仰翁為胎仙云。

○誅鼠文

維淳佑改元四月甲申。柳閑陳子。偶于醸其中。生獲一鼠。以貪家童。置于片木之上。削竹為釘。着其四足。窮訊厥罪而責之曰。維尔穴居。實繁魍魎。類自昔乃祖。迹書傳記。食豫牛角。幾廢郊祭。嚙麴馬鞍。潜驚庫吏。乳猫為妖。渡河逞異。穿屋惑于詩人。竊肉怒于童稚。凡此数事。皆其尤大彰示者也。一歌後育子生孫。夫派別分。或依茅屋。或托

見其氣已絶顏色如生尚帶笑顏瑩曰
吾汗耶心死乎因令人昇歸與陳夫人
同殮遍示闔舍之冤則為賊弄之水中
無復存矣瑩姐謂其血題之詩號泣仆
地絶而復甦瑩姐抵陳夫人之家與錦
娘偕力擡柩殮貯完佰弔客盈門二女
親為執喪越三日各為文弔之

瓔詞曰

嗚呼哀哉吾妹死矣吾不忍言也吾
與妹歲距二週居遠五里七歲已同
遊十年曾同學吾母與若母兄弟也
吾父與若父連襟也汝年十四吾年
十六即聞王變維時與父先逝吾父
宦遊吾祖母與若母虞吾二人居鄉
莫便也乃即趙姨之居焉坐則共
榻寢則同衾食則同若其殆于今三
年矣幸得錦姊朝夕綢繆燕以諸母
慇懃教導吾二人亦欣欣然至忘形
骸嗣是共遇白即以骨肉之親而重
之以山河之誓旋復同締姻稚以絲
蘿之舊而聯之以五百之緣將謂我
生則同室死則共穴金石莫移也詎
意笑語方歡于飛箭之間慘悽即見
于須臾之際妹愛母心切不暇顧身
吾愛妹情真臨行曳袖豈知礼絶而
吾妹去妹去而禍變臨賊刃若毋及
安得不出吾妹既出身安得不死然
遘疾之時則寅也妹不死丁寅者將
為全毋之計過此則卯也夫妹不死
于卯者必其提防之深及入營則辰
也方營而吾妹死矣什此不死則
妹寧有死乎然聞妹將死之時慷慨
朱門晝伏夜動三兩為群舐砧汚几攫甕
翻盆投之忌器却之無刀主翁側目竊竊
憂嗷念非永其氏欲其心于尔曹者久矣
孰謂豈獨悉稔竟為禍嬰遣我所得明辱
户庭尔罪者有二可誅今為尔言尔其聽
之婦女蚕桑心亦勤止為衣為褐無不藉
此尔則食蚕膏唇沃蒿筐箱一空辛歲何
以尔有皮毛可禦霜雪豈復若人冬裘夏
葛人或號由尔為孽此則尔罪一也原田
每卜禾黍穰穰農夫耕種勤劳未嘗尔先
偷盗穴居為倉開藏富溢雀鴿莫將人經
兵火饑饉薦臻飢中生塵米如炊玉尔當
此時飽充口腹此則尔罪二也若有嫌猜
小吏得尔遺糞漬蜜獻王圖報私恨人或
藉此為此吾亦惟尔之忽變形為人謁見
祐生高談闊諦不憂噴嗔尔雖莫敢為此
吾亦為尔之徵陳子責之畢欲貸以不死
令返穴中告戒厥類勿蹈前轍時有一客
在傍相語曰彼有皮毛而不恤人之無衣
彼有囷倉而不恤人之无食載天履地孰
不愧惕宥此二罪計未為得昌若斬首顯
此明辟陳子笑而從之乃命揮刀行事而
歸休于誄書之室

文類終

賦誌吾細繹之其首曰母病不可起
夫君猶未帰葬節見于詞矣次曰妾
以遭此変兵刃詎能遠憚慨以殺身
矣三曰其為綱常死誰云名節微含
生而取義矣末曰乗風化黄鶴直向
楚江飛恋〻不忘夫君矣是時也賊
見之猶自哀憐況人乎人見之猶自
慘切況瓊乎瓊見之亦無何柰何矣
使吾即君見之其悲哀痛切又若何
耶吾恐白即為尓陽生則吾亦為尓
殞命矣嗚呼痛哉吾今日所以不死
者誠恨傷君之生孤重妹不瞑之目
古人有死于十五年之前周以存孤
有死于下五年之後者亦以全趙璽
之心猶是也妹氏諒我心乎嗚呼
矣吾涙枯矣吾言不再矣然尚有

賛類

〇西山題賛

宋寧宗時金國主圖其像遣士至學士院
求賛皆難于着筆真西山先生云像貌欽
欽人面獣心聖人出矣尓當帰乎山陰之
陰〇又人持三教像求賛乃老子與釋迦
講法孔子拝于下西山書云老子喜談清
虚釋迦專説舎利夫子聞之笑倒在地

〇文天祥像賛

宋丞相信国公文天祥死節鄧中斎先
公客也賛丞相像曰目煌ヒ今

馬白即若帰倘能不為児女姑息之
愛而為丈夫万世之謀吾将即汝乎
時既好珍宝市田若干永為祭貢之
需高大宅宇永為同穴之計則相離
于今時者當相合于永世執謂九泉
之下非吾聚楽之區耶嗟大痛哉妹
之容顔比秋月矣文采若春花矣性
情類清風矣気節傲秋霜矣孝誠動
天地矣余何忍言哉余何能言哉嗚
呼長江凄〻寒風烈〻山岳慘陰天
地昏黒欲見汝容除非夢中不可得
汝若至茫茫白即道我肝腸片〻裂
錦娘亦有哀詞其悲怨悽惨之狀不下
千瓊脽不能悉載也二母亦来会弔奇
有弟双哥甫七歳趙母至是為之鞠育
喪事畢二母二姫俱入城凄涼之態何

瞻星暁寒氣英ヒ今晴雷殷山頭碎徙
壁完血化碧今心丹嗚呼就謂斯人不在
世間

〇烹鶏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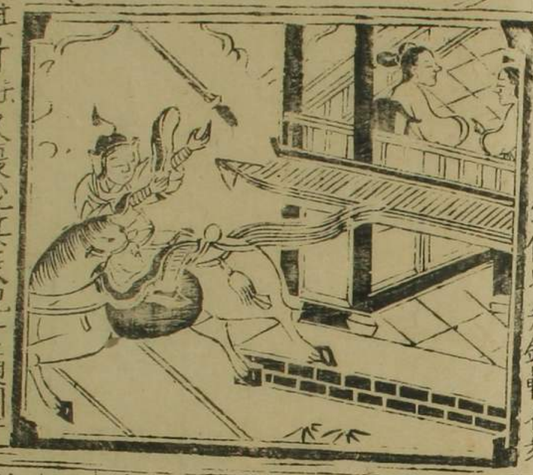
一士人遊僧舎具饌延款僧有雌雛乂畜
士人請烹為供僧曰公能作詩賛之當不
殺也士人援筆題曰頭上無冠不報四時
之暁脚根欠距誰全五徳之名不解雄先
但張雌伏汝生卵ヒ生子種ヒ無窮人食
畜ヒ食人宜ヒ何已若要解除業障必須
割去本根大衆前取波羅香水先與推去
頭面皮毛次運菩薩慧刀割去心腸肝膽

可盡述生在荊州數時適望老僕不至想見三姬甚殼父母亦遣生歸家畢姻瓊父母亦遣僕來會姻期生遂斂其叔束裝為歸計耳

○徵音堅貞守義

白生原配曾氏拗之女字徵音者賦性貞烈才貌迥群精通經史尤善歌詞酷愛烈女傳一書日展玩不什閒其父與白氏悔親將再醮吳拗兵之子遂独坐小樓身衣白練五日不食父母見其亟也詢知其故因紿之曰吾從汝志宜不復然徵音乃斬起飲食吳之子名大烈亦將中豪傑善用馬上飛劒擲劒凌空繞身承接如捷如神迓庭敬之喪之迓拗欵使徵音見其材能謀之婿八千正月中庭設角紙會令家人悉升樓聚觀

大烈坐于金鼓之上衣文錦衣袍容如傅粉唇若塗朱擲劒倒凌飛鎗轉接衆皆羨其才能又復愛其美貌女隨問于侍婢曰此何小將軍也婢青荅曰吳拗



芳聲方其寂寞閨窗與聖賢而對坐也穿鉄硯突霜毫緒簡蠹勞心而目思也披而口讀淡飯黃韲粗衣敝服混于衆人之中不入于衆人之目蟄伏水之龍遭蝦弄之厄此魁之困時然也及至秋風聿起挂子飄黃與多士而鏖戰也披衣而前進曳履而行忙露一身于寒夜坐斗舍于文場倒胸中之奎壁放筆底之虹光朱衣頭暗點黃榜墨初香宮花双插帽御酒滿斟簪冠簪帶錦衣繡裳從者塞途賀客盈堂荷花綠掛体馬勤紫絲韁此魁之顯達時然也意此魁自困而亨由否而泰在朝而柱

吐香水源上化為霧鑊湯滾上成甘露飲此甘露直入彿牙溪處去化生彼国極樂土僧笑曰鷄得所死無感矣乃烹以侑酒盡歡而去

○半身喜容贊

昔行其庭不見其人今既見矣王色金声徵下渾然天成此是上段界限之分全体呈露天真悠上風塵尚有典刑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後何言哉點綴太清人為奇特之英奪三軍之清淑描寫古之

○魁星贊

在天為魁斗之星在地為河嶽之精在

兵公子也女即肯坐不現次日父母又遣兄弟道意女復賦閨然以見志其詞曰

悠中閨之沉寥兮羌独処而蕭〻心徙倚而若癖兮孤抗悵而无聊悼余生之不辰兮哦未洛而同隕天窈〻而四黒兮雲幽〻而漫霄雷轟〻而折裂風蕩〻而飄飄豈予志之独愚兮乃趣景而悟〻麦伊人之不繹兮即云流而旅湮木南指而尚有所尚兮余乃董往而申叛鳥南飛而若有所捷兮声嚶〻而鳴喬余胡茲之不若兮対朝風之應〻激嬌音以哀號兮陽鳥山之相遠問桑梓之何在兮更憂修而迢遥中庭望之香藹兮湛盪匪而自焦余非舎彼取此兮虞江當

而日凋誰能身事二姓兮仰前脩之耶〻余既稱名于夫婦兮政麻斬而改軺方〻烈〻非吾願兮望白雲于詰朝緇雲飛而莫予顧兮耳對月而況消天乎余之故也何悠中閨之沉寥

箴類

箴于接壁坐時謂之五日不食父母驚言乃遣其弟二郎奉物差往江南匂軍并送徽音帰家完聚臨行戒之曰我前日退書既至白即再配無疑若願并娶兄之無妨若不相成訟之官府要之事難遥度方里之外汝自裁之從行作女二人娜青蓮香也遠送童奉二人能次丁奇也二郎馳驛遠御白馬雕鞍強弓利劒衆皆以為還師無歌近者生回家至中途偶與相過見其人強

箴于舟中謂之白沙忍箴

○白沙忍箴

吳康齋嘗語門人陳白沙曰七情惟怒最難涵養夜来因家童大一物怒而詈之不覺動氣白沙惕然遂作忍字箴曰七情之發惟怒為遽衆怒之加惟忍為是當怒火炎以忍水制忍之又忍愈忍愈廣過一百忍為張公藝不亂大謀其乃有濟如其不

之實顧以七年之病而求效于三年之艾可一日之暴而寒以十日聖賢豈如是哉

光陰如過隙揚斯語于齋居用敬勉乎朝夕

箴類

○自警箴

抗州鄭巣軒先生著自警箴云勿自足自足自害勿多言多言多失勿宴安宴安気情勿玩物玩物志荒勿為詭異以沽虚名勿親損友而遠益友勿作無益而害有益勿苟安于近小當志乎遠大之事勿欣成乎窮通當盡其在已

国安邦在野而興利除害功成身退名傳後代是知魁未始負乎人而人何多負于魁也哉

馬壯車騎森麗遂踵其迹而行比至郵亭見一文下車綽約似仙子問力士曰此是何人答曰曾邊總老爺小姐回家完親生甚疑駭謂其叔曰微音歸家完親不知更適何姓請往省之因戒僕曰勿露我姓名生遂投刺更以姓田二郎延入相見生問曰鄉大人自何來二郎曰遼邊生又曰今何往二郎曰奉勅回家生又曰貴幹二郎曰勾查軍伍生曰亦帶寶眷耶二郎曰送家姊還鄉成親生曰令姊夫何姓二郎曰庠士白景雲生曰此兄娶李辰州之女二月已成親矣二郎曰兄何以知之生曰家君與之同宦荊州故僕知其由耳二郎曰既知其詳愚不敢隱因述其終治生笑曰以尊翁之貴令姊之賢何惧配無公侯乃

○父子箴

子孝父心寬。斯言誠為確。不患父不慈。子賢親自樂。父母天地心。大小無厚薄。大舜日夔夔。瞽瞍亦允若

○夫婦箴

夫以義為良。婦以順為令。和睦禎祥來。乖戾災禍應。舉案必齊眉。如賓互相敬。牝雞一晨鳴。三綱何由正。

○兄弟箴

兄若敬其弟。弟必恭其兄。勿以纖毫利。傷此骨肉情。周公賦棠棣。田氏感紫荊。連枝復同氣。婦言慎勿聽

關帝子白氏之子乎二郎又誦其姊閨[illegible]之章又笑不失身二姓意[illegible]

[illegible]請[illegible]生[illegible]二郎曰兄之聰穎天下所稀因同飲于旅[illegible]相對盡飲及二郎回拜生引叔相見盡列珍饈暢飲對此遂同行道上綢繆不啻兄弟二郎俱以實言生終不以實告叔見微音節操堅貞勸生並娶生曰雲非不欲但既與奇姐深盟此時必須兩娶倘一娶得二獲罪于士夫見非于公議雖父兄謂我何且此女未必真心二郎未必宴語雲將探其真情檢家再為區處次日令其叔給于二郎曰舍姪實未議親令姊若肯俯就甚所願也二郎曰但恐家姊不從耳二郎從容為姊言之微音喚柳青曰取水來洗耳吾不聽污

○朋友箴

損友敬而遠。益友宜相親。所交在賢德。豈論富與貧。君子淡如水。歲久情愈真。小人甜似蜜。轉眼如仇人。

銘類

○座右銘

臨川聶東軒先生。嘗著座右銘云。短不可護。護則終短。長則長矜。矜則不長。尤人不如尤己。好圓不如好方。用誨則天下莫若汝爭智。攙偽則天下莫與汝爭強。多言者老氏所戒。欲訥者仲尼所藏。妄動有悔。何

言也因以生采婚詩進徽音見之呼連
香曰取水來洗目吾不覩汚詞也吾弟
毋談此語將送吾命江中自是二郎不
敢言生亦不敢諾然生雖有敬慕徽音
之意而不敢為三人並娶之謀日夜輾
轉無可奈何一日將赴家與二郎別曰
吾寧與兄言白郎五表親事必與我謀
今白即已娶二姐為妻更有情人奇姐
為次今姊居云蜀之何地若令姊居下室
彼必不堪爭端四起若令姊居長
小姐之後他人以吾計之惟有三人共
結姊妹可以長處如氣不知尊意何如
生言既畢誓以不欺二郎乃與徽音共
議復于生曰家姊身為綱常非貪逸樂
若見白郎可免玉身之患老論長幼決
本無意分爭生曰如此則善矣翌日相

如靜而勿動大剛則折何如柔而勿剛吾
見進而不已者敗未見退而自足者也為
善則遊君子之域為惡則入小人之鄉吾
將書紳帶以示警刻盤盂而追防豈若常
存于座右庶風夜之不忘

○孝娥井銘

浙江按察司让宋武穆岳王之故宅也東
南有井王之父痛父冤抱銀瓶而殉焉按
西蜀劉瑞作之銘曰天柱鯤日為月禍忠
烈奸檜譖叶父冤冤莫雪走井抱瓶泉化
血如霓憤如鉄曹江之娥符爾節噫嘻

方生先抵舍生自荊州至家與老僕途
中相遇已喜奇姐事諧至日入見老夫
人趙母矣錦娘出見亟條流血生甚怪
之因問奇姐及陳夫人老夫人紿以在
鄉生見錦娘憔悴容力問其故趙母不得
已言之生大號慟昏絶仆地扶入卧床
昏憊不省老夫人嘱錦娘曰此生遠歸
傷情特甚汝為兄妹便可往省萬一夫
錯將奈之何是夕錦率諸婢奉侍左右
生殊不與交言終夜號泣飲水次早往
潮泝真錦璎珞其傷生也遺春夾新珠
侍之生見柩即仆地移時方蘇而絶
絶而復蘇如是者四生之叔見其甚也
代之泝真擁生肩與以歸生二日一夜
不食矣老夫人徬徨親手進食生不視
老夫人恙曰汝欲整老身乎既知有陳

井可竭名不可滅

○書燈銘

武子聚螢孫康映雪雪固易消螢亦易滅
惟茲銀缸不夜其光黄簾緑幕永夜煌煌
經史在右子集在左如或不勤負茲燈火

○書楣銘

雞鳴而起舜德日新坐以待旦周公克勤
仲尼好學終夜不寢凡厥聖人未嘗安枕
宰予晝寢於予何誅朽木不雕糞墻不汚
余作此銘庸敢毋念聖人我師宰予是戒

○竹夫人銘

青奴青奴生長林泉族譜竹氏文分侔蓮

姨亦知有我既知有奇姐亦知有琴且
彼為子死孝為女死節夫復何恨子豈
不知天命而為無益之悲耶趙母亦吾
勘生稍進食因令人為奇招魂立主以
祀之奇弟以奇托錦為之撫養奇柩在
鄉倩人為之守護以百金為奇營墓田
具簿書為奇綜家貲其招魂之詞有曰
哀哉魂也為之招兮魂何在乎在九
天兮然魂為我死豈忍舍我而之天
兮哀哉魂也予之招兮魂何在兮在
地下兮然魂欲與我追隨焉能其心
于地下兮哀也魂也予之招兮魂何
在兮在名山兮然山曠之情未了魂
得無望之招墮淚兮哀哉魂也予之
招兮魂何在兮在滄海兮然海闊之
約未申魂得無覩乎而湯流兮哀哉

歸于我家姻好新聯榮封夫人名不虛傳
汝有婦德雖曲而全汝有婦節雖柔而堅
心匪而淡体靜而專默以取容直以取憐
而勿貢寵而勿爭妍惟方惟圓宜方宜圓
不衣不食非凡非仙洞洞屬屬輕輕便便
孳之即去招之即前青奴謝曰幸嬪夫賢
獲侍帷房敢不虔凡在足下一聽轉旋
顧母爾思其寢安眠頤保夙夜其夢釣天
在于臘月湯婆責焉告歸休惟時使然
冷煖自知炎涼繼遷新者勿喜舊者勿捐
妾當終身不離于左右而將以盡吾年

○筋竹枕銘

宋張載嚴先生作筋枕銘曰用則行舍則
藏惟我與爾危不持顛不扶將焉用欹

○布衾銘

司馬溫公為宰相性素儉約所用者布衾
范太史景仁所贈也左僕射高平公作銘
衾銘曰黍麗之年絺布之溫名教之樂德
義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常安綺綉之奢高
梁之珍椎龍之盛利欲之繁苦難斯得禍
孽旋臻取易舍難去危就安至愚且知士
寧不然顏樂簞瓢萬世師模紛吾擾擾死
為獨夫君子以儉為德小人以奢喪軀然
則斯衾之陋其可忽諸

魂也予之招兮魂何在兮在東南兮
然金連徑十安能遨遊于東南兮哀
哉魂也予之招兮魂何在兮在花前
兮然言別而花容遂減魂何意于此
花兮哀哉魂也予之招兮魂何在兮
在月下兮然月圓而人未圓魂何心
于玩月兮嗚呼哀哉兮旁徨涕下四
慮空求兮泣不若夜予心懷兮莫
知所近豈忍厌心兮乘風超化反而
以思兮倘悲且訝畴昔楚江兮要魂
清笑靜坐澄神兮精爽相射乃知魂
之所居兮在吾神明之舍嗚呼哀哉
兮魂之來兮與汝徘徊予之思兮腸
斷九回生不得見兮死則同坎有如
不信兮敢日鳴雷盟言及此兮予占
餘哀天實為之兮謂之何哉死生冥

數夕魂莫傷懷死為節孝今名徹幼
輩惓予涼德今獨恁困頹魂將佑我
今酌此金罍

○碧梧双鳳和鳴

自是生為錦娘苦勸漸理家政稍洽姻
事矣然自歸後未嘗與瓊相見托錦達
情瓊曰言別期久欲見心切然即為妹
傷情我亦為妹切念悲懷萬歡愛意
踈且伊適香期頓即自玉錦復子生二
曰吾此舉愛切非為風情但偶行一事
欲見相識耳錦問其由具以微旨之事
告之且出其所作問賦錦以事告瑤之
曰萬里遠來若不并娶彼將何之吾固
非妬婦也生托錦以事白之趙母及李
老夫人曰瓊云何錦曰頗之李
老夫人曰作吾細思之錦曰彼嫂居遠
至若不得婚必訟于官似為不雅老夫
人曰娶之不妨錦因對生言作大歡喜
至日二郎遣舊媒來言姻事生正猶豫
之際忽有老僕自荊州回以生自起行
後父聞恐過遣女回家就姻俱生為彼
所訟故遣僕致書舍并娶以息爭端生
與叔二人意遂決復書請二郎而議次
日二郎白馬雕鞍皂蓋方旗侍從錦袍
金甲銀鞍儀衛之盛燦爛通衢遂造白
翁之門生與其叔衣冠迎接坐定二郎
曰請家姊夫相見生笑曰不才路上欺
訛公子護聘殊愧頗公見諒二郎笑曰
早知是尊姊夫途中不加意痛飲耶因
兩什形骸欵洽言笑生大設席二郎暢
飲婚期之講已定二郎遣人歸報微音
生口吾附去書看畢洗目否

狀類

○士人供狀

昔有士人爭娼至訟。援筆供狀。乃四六劄
云。伏以何玻鄉史。曾吟章臺柳之詞。陶穀
翰林。不逆秦弱蘭之詐。豈賢者不能免俗。
亦尤物易以移人。重念某詩酒情懷。江湖
滋味。十年面違磨蠻。常下禪定工夫。一日
看洛陽花。猶是少年意氣。頃刻春風一曲。
時遣少陵之詩。夜月千燈。恣買杨洲之市。
豈真欲了鶯鶯之債。要亦未忘牧牘之悲。
彼女氏者。必倚市門。幸逃榮籍。錦帷羔酒。
亦識党姬之為麗人。布裙荊釵。自說鄭玉
之非娼女。故過者有回墻頭之馬。而憐者

○李白供狀

予生西蜀。身寄長安。天上碧桃。慣浪數枝。
月中丹桂。曾折高枝。暇如月舌。如餉將相。
安排手有筆。胸有文。鬼神盡服。有簡相
之捷語。曹子建之文才。是吾等輩。英雄世
上皆知名。望人間寧見。曾得龍巾拭吐。御
手調羹。貴妃捧硯。力士脫靴。想知縣莫尊
於天子。料淮陰不大於皇都。天子殿前。尚
容吾走馬。華陰縣衙。豈不許我騎驢。若問庫
由。同登帝閽。

洗耳尚未乾忽聞佳信至舟中探花郎天上乘鸞使何事重悽慘應頃多

碧梧雙鳳和鳴

嬌媚藍橋會有期秋波頻轉視微音見之畧无動容蓋平時喜慍不形

頤引井底之缾。鄱亭一夜眠。方成識面。潮州十年約。頗自関心。盖我亦信其為文君之白頭吟。其實不足以當盧仝之赤脚婢。果爾雲情多変。水性易流。柳枝闞昌黎之亡。逐奔他所。酥香乃杜家所愛。竟負初心。謾謳東君去後花無主之詞。只重義士今無古押衙之恨。雖一雙白璧。初無子潔之姿。然半股金釵。昔有留質之物。好消息成悪消息。得便宜竟落便宜。昨者抗章于公車。逆知得罪於名教。况暮經四非禮之目。舊亦講明。而鄒書五不孝之章。頗知戒謹胡然狂妄。敢瀆尊威。處士不生巫峽夢。我

德性堅定固然也二郎至晚回家為道詳悉亦治姻具以應婚期生消于五月十一日畢姻是日也櫺火飛紅燦爛百花迎曉日蓮金獻瑞芬香十里逐和風滿道上百二祥光一籃中十分春色車行馬驟廣寒宮裡嫦娥來樂奏声喧閶闔殿前仙侶至星郎遊洛浦濟濟蹌蹌神女下瑤臺嬌嬌綽綽更有丫鬟數輩皆仙藉之名姬僮僕凭人悉天曹之力士登延佳客何殊珠履三千入幕女賓直賽荊釵十二其物華之盛儀衛之多不能盡述也客有善為畫史者作碧梧棲双鳳圖以献生愛之與微音瓊殂聯詩曰

金井舞丹梧　白生　高崗鳥鳴呼
五神浮神彩　微音　百尺長蒼瑚

已甘為陳陶之流。青娥今屬使君家。公[illegible]少紓趙嘏之忿。况櫻桃一點。合與衆人嘗。而楊柳長春。從教行跖折。緹縈少女。尚爾沾官婢之名。燁典教刑。亦甘受公庭之辱

○李淳奴供狀

供狀人李淳奴年二十一歲。係福建建寧府浦城縣。招賢里民。有父李瓊見任四川成都府。知府職事。狀供永樂八年。二月十五日。節屆花晨。淳奴縱步南園。第見桃紅似錦。柳綠如絲。鴛鴦效交頸之歡。蝴蝶舞翩翻之樂。梁間紫燕對呢喃。枝上流鶯雙睍睆。嗟嘆物興無窮。遐想青春不再三。七

藻酬朔清漢　瓊姐　風翎入翠蓄
銀床萋奕葉　白生　丹穴試双顯
阿閣朝陽地　微音　楚宮棲鳳都
齊声調律呂

女子。稱逢折桂之夫。二八才郎。當誦標梅之句。每思織女。一年一度有相逢。自恨奴身。二十一年無匹配。轉桃溪而登葵苑。穿柳巷以抹花衢。後遇一秀才。當時淳奴驚恐。責問其名。答曰。姓魏名華。觀其齒白唇紅。髮黑眉青。遂成親于牡丹花下。遮藏躰於芍藥叢邊。結成偕老之歡。返遭離別之禍。被叔李瑶捉獲送官。猶如鸞鳳雙投羅網。恰似鸚鵡對鎖牢籠。父母官司。畧容分訴。明月尚有盈虧。江河豈有清濁。姜女初配于范。即曾指綠楊為証。韓氏始嫁於于佑。須憑紅葉為媒。況上古乃有私通。淳奴豈無貞潔。重夫重婦。當受罪于琴堂。一女一男。難作違條之論。榮枯揔在案前。生死並由筆下。萬乞
大人察其情而恕其罪。若得終能諧老。來生必報深恩。

增補燕居筆記卷之三終

新鍥增補全相燕居筆記卷之四

天緣奇遇 上

祁羽狄字子輶吳中傑士也美姿容性聰敏八歲能屬文十歲識詩律弱冠時飄逸絕人每以李白自期落落不與俗輩伍生獨有志於翰林每嘆曰為臺青瑣豈若金馬玉堂耶下筆數千言不待思索為詩声詞賦奇妙絕倒且善鍾王書法又粗知丹青時人日為才子友欲以女妻之生志在歸娶皆不應其姑適燕尚督府參軍也姑蚤亡繼岑氏生三女皆殊色長曰王勝次曰麗貞三曰毓秀隨父任所皆未適人尚以衰老乞骸骨歸時

閩芝士　林近陽　增補

萃慶堂　余泗泉　梓行

判類

○王探花判

昔探花郎王剛中為御史出巡福建尤溪張生與隣女私通被獲到司供詞各成四六判章王公見簷前蛛網懸蝶指曰汝能賦此乎張生吟曰只因賦性太顛狂遊遍花間覓遍香今日誤投羅網裏脫身便是探花郎王公悅又指竹簾謂女曰汝試賦之

朝廷主昏臣闇奸宄弄權生不求仕
每散步尋詩寄身林壑或操舟訪祠
傍水徘徊一日與蒼頭溜兒入市見
一婦人年二十餘修容雅淡清芬逼
人立疎簾下以目窺覷生生心動密
訪之乃吳氏名妙娘頗有外喭生命
溜兒取金鳳釵二股托其隣媪利餽
之妙娘有難色媪利生謝之固強之
妙娘曰妾觀此即妙人也但吾夫甚
嚴今幸少出但一宿則可歌久窩此
不宜也生聞之喜燈時浮潛入相持
甚歡極盡款曲即說上吟曰

深深簾下偶相逢　轉眼相思一夜通
春色滿衾香力懶　瘦容應怯五更風

妙娘曰妾亦粗知文墨但不能詩敢
以吳歌和之

遂吟云綠筠勞破條條直紅線紕開眼眼
奇為愛如花成片段致令直鄧有參差公
見二人供稱俱未諫婚謂衆曰天生一對
才美而全宜家宜室可結姻緣援筆即判
云佳人才子兩相宜致福端由禍所基永
作夫妻皆老頭不勞鑽穴隙相窺當日放
之寧家時人稱御史曰王方便

○僧姦判

閔西有伍氏名愛娘為隣僧圓茂所姦里
人知其狀捕僧而白之於官官乃訊得其
情因判之曰僧圓茂既已脫簞入空門只
合水魚鼓夜月任爰卿既已居嫡明鄧操

別即何日再相逢　有心常寄便時風
一夜恩情深似海　只恐巫山路不通

歌罷天色將曙聞外扣門声急妙娘
曰吾夫回矣與生急攏衣而起開後
扉求庇於隣人睦用用素與妙娘厚
遂應之用之妻周氏也小字山茶見
生丰采欵私之生方德其庇強應命
焉茶曰吾主母徐氏新寡年三十二
躰態雅媚殊似玉人坐卧一小樓焚
香拜佛守節甚嚴但臨風對月爰有
怨態妾為渠使女察之真美知其心
未灰冷也妾請以計使君亂之可以
盡得其私蓋生謝曰亂人之守不仁
與人之財不義本以脫難而又敎淫
險不智卿之雅情心領而已言未畢
一女驄至年可十三四垂髫半飲

如何錦帳作朝雲紅粉爰嬌浸李牆花
砌猫衣禿子敢為野蝶尋香一節不終流
謂空即是色五除不戒誰云色即是空卿
著另配良人僧宜遣歸田畢庶絕氏作閨
中婦免淫僧敲月下門

○幼婚判

進士詹公任南海令有富室女及笄容貌
甚麤嫵其夫年幼訟于官欵離婚公援筆
判之云兔苑面柳葉眉夫尖玉指丹墀跣
走卜說道嫵夫細有此情無此側縣尹批
詞放箸底更待二八青春時分明好箇風
流婿竟不允其詞

粉黛輕盈連声呼睦用之妻見生在即惶避而入生問此女何人茶曰主母之女文娥也生曰納聘否曰未也文娥入以生達其母母責之曰汝為閨女可使人見乎乃自徙乎之且自窓外窺生為何如人見生與山茶戲狎風致飄然密呼茶問曰此人何未茶欲動之乃乗攪應曰此吳娘娘心上人也今碍其夫在少候救此徐氏亭眸不言久之山茶復言妾為流則閱人多矣此人旂旄洒落玉琢情懷窮古絶今世不妄見徐氏佯怒曰汝與此人素無一面便與蓑狎外人知之豈不遺累於我山茶亦佯作慍狀對曰妾但不敢言耳言見主母之罪也徐氏詰其故山茶曰此人近喪獨

○老婚判

陳晟知隆慶府奉新縣有富人主允升老而娶妻徐氏是夜為諸寵所沮不能成婚遂而成訟晟判曰兩家老夫婦方結同心一夜惡姻緣遽成反目這場公案好入笑林王允升白髮皤然自謂力微而心壯徐氏女青春過了亦須華落而色衰始焉草草婚姻終也匆匆聚散鴛鴦小小思珍偶輸與少年鳳凰寥寥不復聞遂成一夢

○強姦判

隆慶中順德人有婢桂苍姿貌殊美一惡少強姦之口叫不絶既而理于官縣令進

云主母約彼相見欲作偕老計徐氏驚曰此言何來茶曰彼言之妾信之不欲不信則主公所遺玉扇墜何由至彼手乎徐氏即探諸衣笥中果失扇墜徘徊無聊又久之山茶知其意即報生曰娘子爰上覆謹持玉扇墜一事約君少叙如不棄當酧以百金生揣事由於彼非我之罪也乃許之蓋徐氏三日前理衣匣偶遺扇墜於外為山茶所獲至是即以此兩下激成欲俟其處久而執之以為曰詐之計耳近晚生果登樓與徐氏通焉繾綣後徐氏問曰扇墜從何未生曰卿所賜何佯問耶徐氏曰妾未嘗贈君適山茶謂君從外得者妾以為然一與君一叙今乃知山茶計也徐氏悔

士胡公友信鞠之得其槩而理于官縣以一人而強姦一人勢或難脅以一人而受一人之姦即亦不堅況桂苍係人使婢本微賤而易惑被姦之際實口辭而心受者也間強則虧男問和則虧女非強非和不入于律理合痛責枷號本鄉以警無恥

○尼姑嫁人判

進士黃公文煒建昌人任華亭令有尼蓄髮欲嫁人投詞以求批執証黃公判云短簪毫鬆似綠雲緇衣脫却換紅裙如今嫁作良人婦免得僧敲月下門

○婦嫁判

之不及明早果以百金密贈生行生
再三辭謝因留一詞以別之
蝶醉蜂迷鶯下語　祇以妙娘為主
玉墜憑誰取　又成紅集偕鴛侶○兩
地風流知幾許　自喜連奇遇　愁
對傷心處　何時共枕重相叙

右調惜春飛

徐氏恨山茶賣已每以事議之茶不
能堪遂發其私徐氏無子而富族理
爭嗣固山茶實其姦鳴之於官官得
嗣者私竟枉法成案徐氏以淫逐出
又娥以姦生女官賣徐氏恥遂自縊
生聞徐氏死不勝痛悔作輓歌以弔
之曰
胡天不德兮殲我淑人情輕一死兮柔
重千金卷殘月缺兮玉碎珠沉悲生長
田野黃公名中浙江遂昌人嘉靖中任鉛
山縣令鉛有民棄寡母與婦出外數年不
歸絕無旨信姑媳織紝度日又值歲飢債
逼無以自存婦訟於官求嫁黃公批云遊
子久不歸生死無消息堂上白頭人門閭
凝望久況有綠鬢妻蓬幃守孤寂家貧親
鬢鰥誰與供衣食婦人憶夫子今也轉棄
擲婦姑影相吊對泣沾襟臆今年天又荒
諸債相煎逼俄恩兩細事羞恥當此惜奴
輩愚婦人此豪揔不識有路可偷生駢死
竟何益不如賣我婦得錢延殘魄且了公
私債地下亦清白持蝶投縣公公心為之
[illegible]兮憂斷兮春遭此讐兮何所申歎排
雲而代訴兮柰力寡而未能心耿耿兮
思赤恩神恍惚兮懷素情淚潸潸兮滴
翠巾愁鬱鬱兮欲斷魂千廻萬轉兮痛
我芳靈靈其有知兮鑒我微忱
生且泣且歌不勝哽咽乃散步林外
少放悶懷不意新月印溪晴烟散野
泉声應谷樹影墜地生乃還步踽踽
獨行悽慘愈切忽聞後有環珮声生
回顧見一女子冉冉而來後隨二女
童一掌扇一執巾生以為良家子也
意欲趨避女遥呼曰祁生何為避耶
生疑為姻娥家進步迎揖然芳容奇
治雲鬟風度光彩襲人生驚訝未遑
啓問女即曰妾玉香仙子也朝遊蓬
島暮歸廣寒拂扇則風行千里揮巾
慨夫逃去改嫁此是大明律據案書此詞
去之從爾邊遂依律許嫁

○螢蚊判

夏之世一曰有螢氏身性光明因時隱見
一曰有蚊氏利口長　舌專務譏刺鄉曲
一夕二氏相遇爭道反唇相譏螢曰長喙子
胡事遑遑入人室升人堂非姦即盜何足
以臧蚊曰光尻子爾何踽踽凉凉緊斃瓜
守林塘假作光明模樣營曰是故惡夫佞
者禦人以口給屢憎于人蚊曰汝毋憎我
口給汝何如我富貴軒藏穿內閣翠幙上
方床無論爰嬌殊色盡為我炮鳳烹羊子

則雲幔九霄非人間俗女也與君有
緣到此一相會耳生聞其言疑為
鬼魅不敢近但唯唯求退而已女笑
曰妾乃不如徐氏耶君子日後奇遇
甚多徐氏不足惜也即携生手同還
生家生聞其香氣清淑愛其纖指温
堂亦不甚怪然而夜深人靜重門自
閉燈滅簾垂明輝滿室生雖疑不能
却矣與之共枕頗覺綢繆至五鼓二
女童報曰黙薇登垣壬申俟駕女即
整衣而起與生別曰後六十年君之
姻緣共聚富貴雙全妾復來與君同
歸仙府矣贈玉簪一根叩之則有奇
即解小詩一首讀之則終身可知言
畢凌空而去生望之但見雲霓五彩
鸞鶴翩翔生始信其為仙也即視其
軌與我曰不如子碧紈厨鮫綃帳我安居
則日者舒紅一怒則諸人惶惶子欵與我
曰不如子黄金屋白玉堂我結朋聯黨一
任徉徉子欵與我曰不如子蛟曰此三者
汝皆出吾下而名加吾上何也螢曰三者
皆汝之罪何用德色吾試汝三罪以及吾
德可乎汝口鋭神矛淡人膏血是不仁也
將歌潜之必固鳴之是不智也終宵營營
旦不暮是不斷也我則應時不愆非信
乎與物不競非仁乎逢吾不昧非智乎避
日不明非豪乎我具大德者四汝負大惡
者三長豪子安得與我並有蛟氏猶雷吼

奇遇倭姬

詩乃五言一律

君是百花魁相逢玉鏡臺芳春兩處合
寅夜說蓬萊謫府生仙配天朝賜妙才
功名纔弱冠老九九妾重來

爭訟不已乃相與質成于螻蛄王有
何蛙氏紆青拖紫列兩部鼓吹而後進之
訊二犯于庭而判之曰審得有螢氏朝省
流星名隆丹為卅雖不能周物咽實之以
自資入暗室而不欺類君子有道懷明
珠以應候同至人之知毫黙客衣錯認金
金蓮歸院落星飞樹杪浪猜熬於下樓臺
帶火隨風舍童泛月囊紗徹夜魯成車徧
高名睥燭通宵可比雲長大節暮夜有螢
金吾不禁審得有蚊氏尖冢細身長間抵
隙長噓短叹乘暗幸昏乞刺蜂針利勇前
軻之七雲屯鳥陣衆妾唯水之師前有討

生自与王香合精禾倍常憩焉頻陳衣服挑薝異香襲然人皆驚其変格而不知生所自也時簾衆車致政歸泊船河下聞文城官貴郎以幣饋官買與次女罷自為媒是日生至講堂適聞蕉歸論曰此吾至親別十年天即趨謁蕉開生至急請入各以久睽慰問蕉尚曰尊翁捐館幸有子在子英發上也老夫官所亦聞子之才孝超拔今頓早遂青雲以慰尊翁之志一生謙謝者久之蕉呼岑氏出見曰初三哥在此非外人也生行第三故以三呼之岑氏謂三女曰三歌有兄弟情可随我見之惟麗貞辞以羞起採業莉花間不快岑氏与王勝毓秀出見生拜問起居禮貌修整岑見生人必知之或中傷客不悦也擾我遊仙之夢翔翔難成姬人文苑之思便便奚用腯肥身而作尊剥人益已以為生使王夷甫最好清談雅容未淂雖蘇字子素稱舌辨快捷雖方吮王肌而齒吝貌尤作嬌鳴刻香骨而霤芳筋未償奸志利口已盈千衆口宜揮帳下之青鋒貪心不直于人心蕉治淮陰之赤族判訖有萤氏猶首謝揚而去有蚊氏飲泣出曰嘆喝咬人自知天經所及宜然莫逃也遂俛首而碎尸于市云

○婿婆子竹夫人判

閑雅念淂婿若当人吾女何恨而勝与秀亦熟視生生目王勝粧艷毓秀豈美亦覺戚乃為蕉問麗貞何在答曰不快蕉曰一別十年今各長成宜忍不一識面耶命待女素蘭小侧退之不至又命東兒催英談之麗貞不淂已斂髮而出東兒報曰来矣香風一至仙子迎簪雲髮半逢王容萬媚金蓮犀步嫆然遲乃生立俟之自遠而近停眸一覘魂乃蕩然相揖後以序坐岑以家事詰生生心已屬麗貞惟雅乃而已頃問茶至揀茶有即文城也生見文城又城日生而相最喜茶後繼之以飲岑與二女各在坐岑曰三歌不見蕉尚時来一相子蕉曰吾初欲以家事托子輔室即去房州富翁夏天洪初要竹氏椅床[illegible]其歸曰夫人贈以詩曰謾說湘妃[illegible]化身猶未斷巫緣等閒不見令人俗[illegible]泪逢共我眠錦帳綾衾難作伴石床藤[illegible]揭不覺時移物換西風送凉漸以愛弛霜裹幽之別室一月納湯氏寵之專房濃情厚愛稱曰婆婆贈以詩曰不施脂粉不梳粧寂寞無言卧象床羨殺同親骨肉傍人惟有熱心腸夜長夜短偏舒眼卷落花開空自傷可惜恩情易拋擲春來依舊守空房比昔待竹氏者過之竹氏心不平怒辟

耶三女皆賢之而麗貞又曰三歌倘
以家遠不便允有防需一切取之於
妹生雖迫於家事而麗貞又言其為
有情即以久住許之晨夕寄伯東坡
生間窓對月惆悵無聊乃浩歌一絶
以自遣
天上無心月色明　人間有意美人声
听需一切皆相取　歌取些兒抵上情
生所歌意思麗貞一切取妹之言也
歌既見壁間有琴收而撫之作司馬
相如鳳求凰之曲不意風順簫間楼
高夜迥而琴声已裊然入麗貞耳矣
麗貞心動時姊妹皆睡熟乃密呼小
卿私語生苦苓生無聊問見小卿至
知麗貞之情狂喜不能自制竟挽小
卿之袂戲曰客中人況汝辭懷即嘗
悼自訴於夫曰奴與君處有日矣鳶顛鳳
倒之愛自謂深慿莫解何君一旦幽奴側
室再娶湯婆子趙炎附勢効世情薄子之
所為況奴観湯婆子頼貌亦魔而腹且便
便佯聾詐唖不甚姣美君何愛之深耶湯
氏聞之亦指謫於夫曰竹氏以巨睚長軀
獲寵於君亦已過幸今猶弛愛逐日滋然
言殆非所以安也柰何言未已竹氏遽至
三氏自相辯不休夫莫能諭因訟於有僉
氏而判之曰審得竹氏玉骨水肌自是堅
心原何妒乃床風席玉床妬忌本無心不
事容儀雅求雅素清争似糸千條眼性極

厚謝小卿力拒不能脫歌出聲又恐
累麗貞相持者久之小卿知不可脫
竹問曰小姐輩侍妾亦妾矣倘見愛
惟君所欲生亦知小卿執意乃問之
曰必得桂紅方可贖汝桂紅乃玉勝
婢小卿曰桂紅為勝姐責遣獨宿于
迎翠軒咫尺可得生與小卿抱頭而
行果一女睡軒下生以為桂紅矣舍
小卿而就之乃驚醒非桂紅乃素蘭
也蘭在諸婢中最年長王勝命掌鑰
工一婢扯于綉褓怒于蘭因而逐之
不容內寢怨恨之態形于言表間也
見生至怪而問曰君何以至此也生
不答但俾之蘭始亦推卻既而嘆曰
勝姐已棄妾尚何守遂納生生本
風流有情而蘭亦年長知味鶯衾顛

珍瓏炎涼不比兩人心情真終繇是宜諧
朱日之歡莫尋你班姬之怨番得湯氏土
肌偎煖酥体生温夜夜蒙頭加腹雖非親
骨肉宵宵抵玉本來渾是熟心腸安怨不
下言欄粧不事加膜十時恩愛重陽泉温
処宅難忘只宜專宠霜天無得算雅人日
面是以次值時輸陪衾挽判事之小詩曰
洪何录儒竹何強陽長陰消氣数堂哥語
佳人莫相妬主人自是卖炎凉照得竹氏
夫婦歡好如初湯氏默、無言遂安其室

倒不當膠柱生容問曰飛貞姐何如
蘭曰天上人也曰可動乎曰讀書守
禮不可動也且君兄妹何起此心生
愧而抱曰對知心人不覺吐露心腹
既而問桂紅典誰同寢蘭曰桂紅勝
姐之愛婢也此人聰慧與文娥同享
筆硯工君以情動之亦可仰者生喜
天明就外作一嗣以紀其事

素蘭卷紅桂樹中羣軒中錯設春留住
垂巧小卿挽不露惜兩盈風碎殼金蟬
去一杯茶恕尺略却似羊腸又把車輪
誤止向桂卷紅霞吐攀取高枝有傳登
雲步

右調蘇幕遮

生早典素蘭別時天尚未明生遺汗
巾一條內色毛扇墜井弟
徐氏詞子

李玉英嘉靖四年為繼母誣陷極刑玉英
婉麗有才藻適月例有寬恤之典今
上命近侍禁獄通上書曰直隸順天府故
官錦衣衛千户李雄女李玉英謹奏為辯
明生冤以伸死氣以正綱常以還淳俗事
臣聞先正有云五刑以不孝為先四德以
無豪為恥又聞列女傳有云以一身而係
綱常之重者謂之仁故竇氏有投崖之豪氣雲華
有墜井之貞風是皆所以正綱常以厲風
俗流芳名於後世垂規範於无窮也臣父

一角小卿來喚素蘭見而拾之私示
文娥曰此初生物也文娥觀詞不覺
淚下飛貞理粧呼文娥代點鬟掌文
娥至則秋波紅暈愁苦簇容具悉而
問之娥不能隱以實告曰吾昨所見
為初生生見妾曾悲意妾為一此人
無情今見其手詞始知鍾情於吾母
是以傷感不覺流淚飛貞集詞觀之
嘆曰真才子也取筆批其稿尾曰
措詞不繁着意更切愁雲慘霧宛然一
段相思筆弄風情說盡百年長恨誠錦
心綉口可愛可欽必金馬玉堂斯人斯
職然而月宮甚近何無志於姮娥乃與
地府通恍宮有功於才子

所批未聆徽旨有功名勿勞他慮
也即令文娥持送還生時應有旗中

李雄早以蔭籍百户回還尚豪朝廷思
以征陝西有功尋陞前職臣早喪母遺
姊妹二人有弟李承祖俱在孩提父思見
憐仍娶繼母焦氏存恤孤孩臣年十二以
皇上嗣位遍選人才府司以臣應選礼部
憐臣孤弱未請侍御養臣宰家父於正德
十四年七月十四日以征陝西及賊陣亡
天禍臣家流移日甚臣年十六未獲結縭
姊妹伶仃孑無依倚標梅已過紅葉無憑
嘗有送春詩一絕柴扉寂寞鎖殘春滿地
榆錢不療貧雲鬢衰半泥土野花何事
獨撩人又別燕詩一絕新巢泥落舊巢歇

畢姻夫婦皆從家人隨去者亦過半
生見文娥獨來擁而嘆曰兒何以至
此耶娥亦泣竪直其所以乃出扇墜
帛詞還生生驚曰汝從何得之娥曰
小卿自迎春軒得之今麗貞姐使妾
奉還生且愧且謝既而見所批又驚
又喜嘆曰世間有此人物而女子有
此文才蓋殺孫夫人李易安朱淑貞
輩矣讀至末句嘆曰吾妹真姐娥也
僕豈无志耶遂以采聯為有意於已
乃以白紗蘇合香囊上題詩一首托
文娥復之

聊贈合香囊殷勤謝賁場弔詞知恨短
批稿厚情長愧我青春輿艸卿惜晚粧
月宮雲路穩願早伴霓裳

麗貞見詩大怒捶文娥件父母歸款

塵半竦簫歌掩遲愁對呢喃紋一別畫堂
依舊主人非是皆感諸心聲形諸筆札蓋
有大不得已而為言者矣奈何母氏不察
臣衷但玩此情疑為外遇朝夕逼責求死
无方逼謁焦楚拏送錦衣衛証臣奸雍不
牽等情臣本女流難膺口說問官昧臣事
理將臣問擬副罪重刑臣只俯首聽從蓋
不敢逃縱母之命以重不孝之罪也爾蒙
聖恩寬恤時以天氣炎熱在監軍民未經
發落仍命審錄太監研審凡事枉人究許
諸人陳奏歎此歎蓬故不得不興樂止之
心以臺超脫而有言也臣父本武人頗知

以此囊白之畹秀知之恐玷閨教使
二親受氣急令潘英報生時英年十
七亦老成矣慮生激出他故緩詞報
曰秀姐知君有詩囊送人甚是不之
乞入親謝之生笑曰秀已年老十五
亦知此味耶寧衣而入秀已待於中
曰以故告生生大驚且曰何與所批
秀曰彼豈君耳非有私也生詫然自
失秀曰玉勝姐哥愛兄與秦道及必
致嗟嘆今在揚鶴校自此過一門使
是可同徙問計生含愧而進玉勝遠
迎曰二哥為入幕賓矣秀庾生笑曰
故作登雲客先為入幕賓矣勝聞其
故秀曰兄有月宮雲路穩願早佩覓
嘗之句遺于壁貞姐貞姐怒謂兄君
二親今亦之何玉勝笑曰汝謂兄君

典籍百雖妾婦亦幸領其遺教況臣緒
年方二十有弟季亞方生週歲臣仗教慮
親兒繼襲故當父方處之時計今臣弟季
承祖十歲稍兒親征戰場尋父遺骨蓋欲
隔於非命之地以盡已之私也幸賴皇天
不味父靈不泯臣弟得父遺骨以歸前計
不成忽心未息仍將臣弟季玘知書學身
死支解棄埋又將臣妹季旡並賣無禮蒙
之家充為賤婢名雖贍養事實宥辱又將
臣妹季月英沿街拔化屏去衣食朝又捋
打塵有然言今將臣誣陷前情臣縱有不
才四隣何不糾舉又不曾經獲某人為此

子人乃嗒焉子耶請暫憩此爰當為
兄解圍乃與秀往見昉貞方挽怒伏
枕勝徐問曰何清睡耶貞不應九三
間乃泣曰妹子年十七未嘗一出閨
門今受人淫詞不死何為勝曰秀皆
曰無有此理詞今收在貞不知勝為
生作說客即袖中以詩袁卿以勝接
手即亂批貞急起奪之已蜾然裂笑
貞益怒勝曰妹歌何為三歌才子也
不憑之士何所不為妹歌改其德字
不自頗耶因舉手為飛貞整面冷低
語曰三歌害蓋淫歌肉慾足人性命
非細事也貞始氣平勝乃回頭袁蘭
可兒報三歌貞妹已受勸矣蘭徙見
壯徘徊獨立而挂紅坐綉於旁亦不
傾目乃以勸貞事報生生喜而謝之

數句之詩尋風投影以陋臣罪臣之死固
無恨矣臣十歲之弟有何罪乎數歲之妹
有何辜乎臣母之過臣不敢言凱風有詩
臣當自責臣之死固不足惜恐天下後世
之為繼母者浮以肆其妒妬之心而凡為
人之兒女者浮以指臣之過也是以一身
而污風俗以一死而蓑綱常也臣在監日
以有欺臣孤弱而興不良之心者臣撫膺
大慟舉監無不驚惶伏望
天慟察臣心將臣所奏付諸有司昭布
些下俯察各衙門知道將臣速斬庶身無所苦免汙
各衙之污 露濡魂有所歸無書魄之遺污仍將

臣之詩句委勘有無事情罹罪臣母天
盡在一不言之表則臣父之靈亦旬感於地
下而臣之豪心亦不可撓於人間矣今係
辯究抑事情不敢隱諱謹具本令妹李氏親齎具聞者

上天子憐之詔鞫其獄果寃勑焦氏焦榕
李亜奴俱棄市王英懲言亜奴在襁褓無
所知識且李氏一線不絕之嗣乞賜矜宥
上從其言宥亜奴死罪焦氏焦榕俱正典
刑

○李妙緣伐死救夫事

翰林曙忍林地妻李妙緣奏為乞

閨挽生曰妾原謂此人不可動君何
不聽又皆拍拄紅語曰可動者此也
為君洗漸可乎生又謝之蘭附紅耳
曰和生久有意於子意於子今其
馬款曲何如拄紅而未張目一視而
走蘭遮說之曰君曷我教汝絕不然則
累我我一言即逆我汝前日將勝姊
金釧久去勝姐尚不知汝逆我我即
告出汝能免乎汝依我與和生一會
即托償前釧不亦可乎拄紅低首無
言公指弗髮而已蘭撫生背曰君早
為之妾下樓為君何如年自生起紅
於重因上解衣試之乃處子也遂遲
畏縮雖然為狀生勉強為之了覺髮
翠斜攲神紅潮欲蘭下樓因中門上
雙鳳無爭光采漫驅進步觀之不意勝秀

已至前矣前不得已侍立於傍謂勝
雯前拔紅旺回頭視之乃勝與秀生
大怒勝秀皆大怒即生前將紅重責
四即生曰兄總露醜今又若此豈人
心即生措身無他胃差而出無奈乃乃
為喝計明日見燕夫婦告以久留舍
下即欲暫歸燕矣婦固留之生固辭
乃約曰子輩必欲歸不敢強矣侍老
大賬旦宜來一頓幸莫生嫌而別
途中無聊自述一首

洛陽招好春如錦　亂來名花夜為枕
瑶琴招得小卿來　迎春先同秀卿宿
文姬痛母疾弔詞　羅貞娘等一首之
頓忘春暖愛新句　轉眼生疎歎日短
流處途生得毓秀　恐玷門名每相敗
游英歸我中西待　棲鶴樓前掩面

忍代兒救夫養親事臣聞　朝廷者根本
也刑賞者法度也　朝廷明正法度嚴明
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且君有難臣不
救理之不忠父有難子不救理之不孝夫
有難妻不救理之不豢君為臣綱父為子
綱夫為妻綱若三綱不正縱區區生於閭
浮直矣焉之不如也臣即禮部侍郎李日
亮之女也嫁林紀為妻有九年矣夫之祖
林弼任副都御史因諫
太宗皇帝遷都幽燕忤旨為民後陸吏部
尚書夫之父史貝州御史因諫錄臣正人倫
忤旨為民浮全首領以終天年臣之夫

玉勝頓乎入幕賓　相思一笑間如閒
即閑少倚南樓坐　此去因先慰羅真
羅貞見妹助枯後　杜紅巧綉綸如下
憂閨悶燕往中門　勝秀登樓皆受辱
一場狼藉後一場　兩處相思兩斷腸
春光漏盡歸途寂　何日同栖鴛鳳凰
羅貞小字阿鸞故結句及之生去後
三女皆在百花亭看牡丹東兒報
曰祁君去矣勝與秀知生無預而歸
相對微笑羅貞獨有憂色倚欄視若
吁嗟良久無非念生意也玉勝不知
問曰姑子尚恨祁生耶祁生果薄倖
耶獨妹又辱杜紅被汚之女不可近
身已托隣母作媒生豈妄貞曰彼辱
妹則姊容之彼辱婢婢乃不容恥生
勝語塞益勝久歎私生惟恐二妹忍

幼讀詩書守持法理除授無滯縣知縣
因考察降檢林驛驛丞祁公到任以來經歷
不敢妄為寸步不敢妄動喜年四月迎接
親王缺少夫馬刑淳處罪夫之事乃東閣
周敬之女也今以來之所日每寸步不能
移履妄身不敢扶持姑不離於夫婦之夫
不忍離之於姑況以理而論是無孝家難
以兩全也夫妃今當處決之秋只得離姑
左右冒罪奔訴蓋大之妃分其身不足以
贖其慾寸其斬不足以謝其罪但念夫年
三十有一尚未有子妾年二十有八雖死
何如伏乞將妾斬首懸街號令天下放夫

之又給杜紅先接之地貞是久慌擾
對月幽恨万種乃製一詞自訴念生
之情并歌一句則長吁一声文姬等
侍側皆為之歌歔
聞即去後次朱重愁雲散渡眉情深須
用待集則即心不耐遲○香閒靜寂詩
詩恨前人易知寸心相愛友相雖此情
即慢思

右調既即歸

生歸不數日為進士家蕭祀者所奪
生音未結之事鶚以官豪抑生波
生夜波欲往訴當道為所阻者防見
執送蕭氏家囚堂下將生先
禁後旁待事中人至即送官理矣生
夜靜念計無以自慰忽憶仙子至誓
解厄之言乃仰拜檮甘期吟一詞

撫天長恨兒啼休而兒不勝羞男兒此
年多困憂何日一攄頃○撫中納雨中
鴻望誰問横舖織網高張金丸畢何一

右調訴衷情

蕭之婦余氏也乃世家女名命医其
夫名虞往京所選金園獨居閒户後
聞声悲切明早使待女琴娘訪之知
生故笑曰與父有讐寧復何罪私遣
琴娘以丹露藥十枚餽生止懸謝曰
此活命恩也他日當衔環以報白是
琴娘時以飲食餉生生銜意欲謝琴
娘悅之因與之私復乘間語金園曰
此生温如良王十悟吾主令禁此情
甚可憐然娘意欲釋之金園曰昨亦
邊神女命救此人且云他日與汝汝
當為彼待交終無此理甚可疑也遂

回籍養親上可以延姑之殘喘下可以延
夫之餘命臣死九泉不勝感戴為此親齊
奏聞
聖旨 林圯死有餘辜其妻李妙緣又有
可戕允正綱常足為模範中間必有教
唆代寫情由着三法司鞫出教唆人來
說說
三法司一本李妙緣係是親書中間並
無教唆情由
聖旨 李妙緣既是親書着三法司帶至
街前親書為式林圯免罪加陛
聖旨 李妙緣的是親書林圯任復蕪湖

縣所管分每月給米十石與李妙緣
月
○周氏代左受刑本
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九江府九江縣
三十七都二圖民王裕妻臣周氏謹奏為
代受極刑以全孝道事臣夫叩由進士擢
任廣西按察司副司分巡嶺南道昏夜行
至南丹衛夫因在途恣飲酒醉嗔責官軍
迎接太遲不合將本衛指揮鞭紫用拳脚
踢致死隨蒙鎮守廣西都督朱效將夫系
提到官審出真情問擬殺死軍職絞罪加
繚見諒廣西按察司司獄 奏詰取決臣

徃窺之果見生丰姿穎異気宇温蝕
抵夜以別鑰啓鎖匿入閨中共枕忽
懃五更時贈以白金十兩金釧一雙
汗申一條与琴娘暗開重門泣而送
之且以憂語生生曰豈敢望此僕有
玉扇墜今以贈卿後日果有幸會當
以此為記遂拜謝而去翌日蕭以中
入至覓生生已行矣生竟走京師伏
闕奏辨為父雪讐時趙子昂為翰林
学士承旨力賛生学得發御史观音
保等勘問蕭俱出万金營求左丞相
鐵木迭兒為之解分生争然亦不敢
害生矣生由是避禍入山發憤讀書
山下有一大家名龔寿者年六十餘
善相法見生状知其不凡人也每以
紫米蔬菓給生相週甚厚生感其見

思夫之所犯情真罪當別無異詞雖蒙
聖恩寛洪不在釋宥之数但念夫父王寓
而年四十八歲夫母麥氏而年四十六歲
家道頗足因無子女偶生臣夫劬劳乳哺
懽愛無加夫年十二初進儒学習讀經書
年未十六僥倖食糧父母愛之尤甚十七
歲鄉試中式即第黄甲觀政刑部十九歲
欽差浙江監察御史奏准省回娶臣為
妻帯臣赴京臨行時父母叮嚀懇切其
詞曰父母養其身朋友長其志不可受賍
以玷名節深戒暴怒至於欽差直隷清
理軍伍到任三年改陞斯職緣今夫父見

乃書一聯千璧云
遠接萍梗宜無地近就芝蘭別有天

欽跡攻書

又書一聯以自警云
自居逆境時勤讀心到讐家夜夢親

年七十四歲夫母七十二歲教子之心已
遂雖得官職而晨昏定省之躰未嘗一朝
一夕得報今父母眉髮皓然既不得子之
奉養又不得子之送終臣夫得罪於父母
尤甚得罪於朝廷也今舅姑在夫之死
于刑舅姑之命不日傾喪臣津送守制然
亦無後為大矣臣思已之父母生男五人
生女六人臣居女之末小古云出嫁從夫
情願代受極刑救夫還鄉保全希壽之父
母庶無後為大之言不耗於空也臣之死
也何其幸歟伏惟
主上布世世之洪恩發親親之政道乞

生去後罷貞雖念生不忘形于吟嘆而已而玉勝則幕生之甚言動如狂每強扶倦態對鏡畫眉不覺長嘆二聲兩手如墜日就恍惚飲食若忘夢中忽忽如對人語及醒則揮淚筆床而已閨貞有既即歸閑令素蘭素之貞不予勝知其必為生也亦自作一調以道望生之意

思思念念風流種心為愁深如何綉衾象床誰共遮把寒灸擁○挂紅梭上春心動悔把多情殘送却笑自家愁重疊作巫山夢

右調桃源憶故人

燕至旦月遣人邀生知生知生奏辦嘗葉良久恨燕以助之也及生入仙讀書燕遣人送白金五兩白米六旬

勅法司委官計議赦犬出獄追奪　誥命

燕浔保父母餘年收臣代犬罪名不圖秋後先將加刑取決非惟慰臣之望於萬一而慰舅姑之望於千年也為此激切具本親齎奏　聞

聖旨着委官計議來說　欽此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屠僑等題先該鎮守廣西都督朱紋開　奏紋罪犯人王裕招罪前來已經具　奏轉行本官再審無異待　侯取決今該前因難擅定奪乞

聖明裁處奉

聖旨王裕本不當鐃但伊妻奏浔十分懇

與生少賢燈大之費生勝負阿曰初兄嘗憤招之央不采然其意一在邇貞許招　以貞甚或浔一面之其附去人且成之曰此書郎生所汝盛與之

小妹罷貞欽　祇緘封奉

大文元子輔兄長文几前

晦昔之心豈敢自昧摘詩之意大概人如川色空深不見知心到眼風聲泣樹徒悲弱態傷神近知進復天雖識雄不文可談今又入山奮志知荃力之有成但情任寸心終難自慰人遥千里豈易相通滿月寅山何處風凰接止一天星斗終成牛女勤頃刻相思須史長嘆倘兄許願丘時小妹終身佩德匆匆草字不禁依依

楚王裕鐃死打一百發回原籍安插

氏隨住前便行文書去廣西都督朱

放知會疎放開枷　誥命免追

疏類

○陳茂烈乞恩終養疏

臣貢福建興化衛旗籍浙江温州府瑞安縣人由進士歷任今職臣生十三年父善得不幸早喪母張氏無任劬勞臣又隻身別無次丁孤苦成立臣前任吉安府推官母年雖高猶能就祿繼蒙

聖恩行取未京母年俞老疾病纏綿不禁

乞情恕不備　妹貞拜拜

生滑書以為貞筆也驚喜罷雖然諛憤久始豪不可行欲復書又恐羞知但私寄曰君我之妾附謝小姐書已領教矣生先日舊態復萌殊不自制大書絕句於壁

海棠相思思更深　一封豪實抵千金
堂中總有顛如玉　未必如渠滿我心

一日襲老訪生見壁上絕句問曰此君筆也君何所私予論書良心如明鏡止水尚有所私則芥蔕矣安能有成卻止供立謝教不覺汗顏龍鳳

慰曰少年人豈有此獎劝君未有妻室宜不免此老夫相君天庶富貴早日秀眉清必享大貴尚不棄有一小女名道姿頗端重寡言亦宜大福他日為賓客何如生悅謝不已是歲生赴小考補弟子員後數日生整衣冠往拜慰丫一家慰帶三女出見皆曰三哥恭喜即宴生於怡慶堂笙歌交作酬酢疊行至晚銀燭滿堂侍女環立慰夫婦已醺而生猶未醉令命三女以次奉生酒王勝準好近生語云妾有言辛君弗醉蓋欲私生也生不知應曰已酩酊矣麗貞拿杯乃戲生曰新秀才請酒生亦戲曰何不道新郎飲酒貞慨而返怒形于色銑秀見貞不悅及準杯奉生乃曰兄何以言使貞姐含怒蓋生以前帥寄書有情故量其易而戲之不知其為王勝計也夜深賓散生被酒高臥窗牖自從呼之生不醒滿恐婦妻長

臣洛等使滯以慰倚門之望必伸寸草之恍臣雖祇奉親顏仰膺　天日愈思恩淫益励初心尚期涓埃之報於將来再効犬馬之劳於未死豈敢釋慈而長往者哉臣實心懇切謹具奏　聞

○吳良味乞恩終養疏

臣原籍福建天化府莆田縣人見年六之一歲由弘治三年進士授刑部廣東清吏司主事歷員外郎廣東按察司僉事丁父憂起復為因不謁刘瑾矯　旨着致仕正德五年八月壹以逆誅蒙起臣湖廣按察司副使歷廣西按察使司山東右布政使

晚涉重處故鄉臨別叮嚀言語悲切臣待罪於茲將一年矣願以菲才無補風紀又蒙　聖恩錄臣前任徵勞賜之　勅命褒家幽明感被　天寵揣分奚堪固宜捐軀圖報於萬一也奈慈闈衰邁夕照如飛母今已七十有七矣君恩猶可以毋酌母年不可以妄得也況臣未有男嗣又無弟兄一母一子各天一涯千思萬思無時不思疾病獨自呻吟藥餌孰與調節臣既思母則報　主之心乱母復思臣則保身之心徵臣心可憫母心尤可虞也伏願

皇上憐臣母子孤苦乞　勅該部照例放

吁而返悶倚銀鉦形影相弔口占一
詞且訴且泣
何事無情貪睡帶上分明留意指日望
郎未要說許多心事沉醉沉醉不管斷
腸流淚

右調如夢令

生明早入謝酒廉夫婦猶未起獨麗
貞立簷前喂鸚鵡亦未理粧主前賦
曰蒙見招今至矣麗貞默然生曰書
中之言今又變矣貞曰妾未嘗有書
兄何詐也生出書示之乃王勝之筆
貞大怒生見貞不梳不洗雅淡脫盈
清標天趨如玉一枝因外解其怒而
突則抱曰縱非手書天緣在矣時生
精魄搖蕩心瞻狂逸蓋欲一近貞香
而死亦自快也貞力掙不能脫乃突
轉前戢又因効奏錢寧賣鈔殃民尋乞致
士家居六年正德十六年恭逢
陛下入正大統寧以逆誅蒙 听言官論
焉起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抚治鄖
陽等處地方 勅諭至臣郊迎庭拜望
闕謝 恩祗受訖望轉 恩重感極涕零
竊念臣入仕三十二年实歷一十三年備
際 聖明之會凡在臣工孰不忻幸勉圖
自見臣有此遭逢正宜罄竭平生上答知
遇朝拜 命而夕啓行臣之分臣之心也
緣臣實有大不得已者臣母陳氏年已八
十精力衰耗卧病踰年足艱 履動須扶

氣告曰妾非無心者但兄昧不宜為
此況兄未有妻妾未受聘何不一通
媒妁諧老者年非長便乎適鸚鵡見
生將貞抱扭作人声詈曰如姐打姐
姐打其声甚急生恐人至脫身而出
然生之入也王勝乘人未起早就生
寢欲了此念見生不在四頭張然即
凡上紙筆留詩一首以示生
深院春風急 以答父翰林
無緣空去也 留此寄智音
王勝留詩而出過中門闢行步声遥
視之即生也以手招生生急至勝曰
無情即從何來生以麗貞寄書事告
勝上曰妾实為之非貞也即邀生同
入含春庭後就大理石床解衣交頸
水滲蒸卷並枕顛鴦風遥玉樹香滴
掖使臣在官得聞母病猶思歸養況在
側親見病重豈忍暫離進止憂煌莫知
措展轉圖惟始廢寢食臣惟忠孝一道
君親一體時予力於家與夫妄身於
國惟其所當罔敢適莫如臣今日悃愊之
懷則實有大不得已者 陛下留寐求夫
內外之臣忠純躰 国賢於臣數等者何
限本以代臣則雖無臣亦不為少而臣得
盡心侍養以終母年苟救風化少有裨助
亦臣報答之萬分一也臣於大義若兩難
臣之私心誠獨苦伏望 陛下俯賜憐憫
追寢 成命特 勅吏部勿以例拘客臣

滴露滋金蓋思昏昏骨透天酥時江
日斬高毓秀已起恐生苦宿酒令東
兒餽生以茶東兒至生館但見一詩
在几寂無人跡東兒取詩还報曰初
生不知何往但見几上此紙耳秀觀
之嘆曰勝姐作不規矣時生典勝潛
散各喜不爲人知勝理粧後作一詞
紀其樂
風動花心春早起亭後空床一枕鴛鴦
睡歸到蘭房粧倦洗纔回又掬相思水
○但願風流長到底莫使人知都在心
兒裡即至香閨非遠地幸即早办通潛
計
右調蝶恋花
勝以詞使素蘭寄生且囑生將几上
詩毀之生見詞甚喜然几上詩未之

以原官終養別舉賢能以充任使非獨遂
微臣移忠之願亦大彰 陛下勸孝之仁
臣幸甚臣母幸甚臣不勝懇切祈憐之至
○蔡宗兗乞致仕疏
謹奏爲致仕还鄉事臣質魯堅陳加之貧
乏不能專業年二十內而舉于鄉又十年
而登進士祿不能以及父幸存老母恐任
遠則不能去於本年入月初三日進本乞
求近地教職以便迎養蒙 恩於本年十
一月間欽除前職令臣食進士俸如故不
勝喜曜於正德十三年四月間迎母到任
臣母子福分淺薄不便水土常患泄瀉臣

見也生語蘭曰向曾許桂紅代償釜
釧一雙并和前詞以復勝
蝴蝶醉花心飛不起轉过春庭又抱花
睡今因採桂羞雞洗歸家翻尽相思水
中見日好花間到底苦尽斗來喜在心
裡昔又願春光同兩地勝如雲路平生
計
右調蝶恋花
蘭笑曰春光兩地君得阨望蜀耶生
曰非子不能知此趣也蘭復勝之以
一爲几上詩生匿之矣不意毓秀以詩
示麗貞〻亦以勝一假書之故告秀
二人恐累傷已謀欲靈之然而姊妹
之間慮傷和氣而麗貞又念敗生之
德不復再來欲行欲止特于兩疑秀
曰今母書寢請以勝姐詩置母枕旁

貪祿固位勉力支吾臣母老病他鄉倍
憂感日夜思歸无方慰解容顏比舊更
羸瘠臣本爲養母乞除今職今既無以養
母而反有以重其憂加其疾臣尔何能以
爲情耶万一致母之有他虞臣又將何以
罪乎每念職任在躬分當報效將欲留身
就職而听母自歸於情則違親於義則罔
上違親者不孝罔上者不忠忠孝兩虧臣
亦何顏坐明倫之堂而主風教之責乎
聖朝以忠孝董百官臣失此二者而可以
濫厠縉紳列乎萬一聖恩宥其罪而鬼神
必不逭其誅也臣平素教書養親食常不

二妹之共計也思歎傾之作風雨
一篇以記其悉
風何往雨何繫妬花不管春枝瘦
亦何妨深嗟風雨忙風不歇雨不歇一
枝花自搖折幸得東皇巧護過風雨
雨曲關斜花枝不放春先滿依稀清香
到碧軒
所謂風征雨繫者指二妹之始也一
日適貞在碧雲軒獨坐凭欄放声長
嗟生自外趂荷花一枝過軒見占長
歎且徵詩曰本詩將心托明月誰知
明月照溝渠生軽抓其翡曰明月為
誰貞聽起拜應以別言但問曰此花
何來生曰自碧波深處采其清香万
種故下手折之貞曰兄但知摘水中
花耳知天上碧桃曰適紅杏不與兄

題為　宗廟以固国本以安人心事[illegible]
明主不惡切直之言以納忠烈士不憚死
亡之誅以極諫臣職為御史[illegible]視[illegible]關[illegible]
擊　國家大事敢献一言而死臣[illegible]聞人
言紛紛　陛下已駕乗與歎過[illegible]
宣大等處巡玩臣以為不然　陛下為
巡者豈為遊玩以適一已之樂蓋深憤虜
賊之為患也但此虜賊謂詐兇狼性可
命将以禦之不可自與之角也何也以漢
高祖經百戦之餘而平統者皆奇才良将
且圖於白登七日乃出我　英宗以不聽
大臣之言自行親征未免而有已已之変

母起見之但知姊之私蕩且不復為
我計也況詩上又無将歸亦豈累和
君耶腰貞曰善秀性直之立候母醒
文娥素以母故卓生竊知一事私陸
放生生曰事急矣入告於勝勝曰委
之以床前何以竊之生曰秀之所為
貞使之也文娥則貞婢也托文娥以
貞命呼秀秀必出矣今先使告蘭隠
門後候秀出閉即入取之何如勝曰
計雖妙奈文娥不肯何生曰娥之母
我故人也彼念托母必肯念我呼文
娥語之果如命望秀曰貞姐有一言
急請一回秀出見貞[illegible]文書[illegible]来尝
呼秀也秀急候母詩已亡矣秀以文
娥誘[illegible]使貞痛責之文娥恨乗夜潜
出而逃不知去所王勝既得詩而恨

吳今幸叨任清閑禄養一家豈頭離職縁
臣母既思臣成疾臣身体弱諸疾間作臣
妻随任半年病卧床蓐今已数月是一家
貧賤之命　天禄不可叨食也審矣伏惟
聖明廣天地之大徳矜母子之私情容臣
致仕教養母則臣母得餘年皆
聖恩之賜臣幸免不孝之誅皆　聖恩之
庇臣豈敢戴天地而忘覆載之恩乎弱力
修身惟明忠孝之義以教鄉黨庶免子為
出為国用而報　聖恩於万一亦得以少
攄樗朽無用之罪也

口張敏開関諫阻乗輿疏

矣生曰碧桃紅杏恨未開耳倘香心少放敢不效蜂蝶憑虛向花間一飽耶貞曰飽則飽矣但恐飽後忘花耳生以荷花擲地誓曰如有所忘即切此花橫地貞含笑以手拾花戲曰快日荷花自有別樣紅矣兄何棄之正談笑間玉勝自門後見之欲壞麗貞報母曰碧雲軒甚有風外可往坐岑至軒見生與貞笑語迎戲乃蔟声大怒自是貞不復出生亦遠避西園矣生依依此情每夜入夢寤寐之態形之於詩

度夜如年客裏身　短衾消尽枕邊春
晴江寂寞無心月　鄉夢留連得意人
兒度覺來渾不見　却纔眠去又相親
空餘恍惚非真會　羸得相思淚滿巾

田此言之則此虜不可輕與之角也信矣且一人之家尚不肯輕出而與人爭陛下兩宮在內當日在膝下而不可遠遊也且又　宗朝社稷之大百官萬民之衆皆係於　陛下之一身　陛下安則天下皆安也今爭勢倉皇中外汹汹既無親王以監國又無　太子以臨朝而輕出遠遊一有不虞　陛下將如之何乎抑不知誰任其責也且為中與之主者當憂勤惕厲孜孜不怠斯賢君也今天下甘肅嬰壯蕃之患江右迫畚戎之擾淮南有漕運之難巴蜀有採辦之苦天下之事言之寒

又五言一絕亦憂麗貞而作也

閒題心上事　空憶夢中人
那得溫如玉　慇懃一抱春

勝既敗貞尤不能忘情於秀也乃誘秀曰西園蓮實茂盛妹肯往一採手秀未老成樂於遊戲即欲往勝曰妹與東兒先行我收拾針線當即來也秀果先去勝度秀與生會不免接談乃告其母曰秀往採蓮乞令人一看岑每溺愛秀往秀出即呼麗貞同往西園過竹徑轉太湖石見生與秀共拍一蝶奔馳謔笑生將得蝶秀與東兒就生共奪之岑罵曰此豈兒女事耶生大慚知岑必見疑乃告歸秀見貞隨母以為貞計也甚恨之反訴於玉勝勝以為貞計復挑之自是秀以

心而又京畿之大春麥少收秋潦無望陛下不是之思而欲長驅居庸觀兵上谷計非上策智者失圖　廟堂未聞有骨鯁之謨　朝庭妄見有順從之議臣以為陛下之憂也且　陛下北辰之象也北辰不動而衆星拱之　陛下輕離鳶宸冒涉山險且又不謀之朝廷而獨謀之宮中不議之衆人而獨斷之一已使大小臣工將信將疑心志不寧舉措不安恐非保國之至計也伏望　皇上為宗廟計為生靈計收其鸞輿決不可往如有報到声息目有股肱元老本兵大臣　命將出師禦之出

心腹待勝事事皆听勝矣勝是夜招
生生寢生以妾敗不敢往以詩別之
老開添盡十分春　更有何顏見玉人
明日馬蹄誰是伴　野橋沈水斷愁雲
勝浔詩知生之決於行矣以玉膏脫
一副歐珠簪一根綠綺琴一囊烏絲
綠一疋并和生之詩以贈之
細雨斜風侵去春　有情人共有情人
俯閒須办来時計　莫使紅旌的白雲
生回雖感勝写情尤以飛貞為念心
甚快快居家無聊飲食皆廢臨風对
月懐慘不勝有一友程希顧見生嘆討
論竝生往妓家一樂妓芥玉瓊仙生
惜人也見生至甚喜戲曰出貢人鄭重
何久不来生不答瓊仙又一吟之生唯
唯而已雖拇組間瓊仙以一日計挑之

備衛之從扈從之隨警蹕而行不宜自為
之徙也夫與民樂者有偕樂之美伏望
皇上成其遊玩勿其改事節無用之費停
不急之征與民偕樂則天下樂矣臣冒昧
上陳不勝戰慄之至

○李氏代夫死疏

河東驛丞王佇奏知府徐孚不法事法司
問妖言罪斬其妻李氏上疏言国家公法
臣復何云獨念死者不可更生斷者不可
復續夫死固宜但其父母老病不久人世

境此制我之要道如其不然亦望
皇上聚百官公議可否萬一果行亦宜有

生仁陔首吟哦情思恍惚瓊仙回當
生宿生不浔已應之被酒聞生臺不
措意瓊仙欵動其心夜半近豪妹朱
示荒刘紅喬并作一东曲意承順生
雖雲雨意自洋然瓊仙曰君似有心
事何不對妾一言丹叩之生罢告以
罷貞未就之故瓊仙曰非薦弋何凤
乎生曰何以知之曰昨在竹副使家
待宴有一客歆為竹公子作媒云黨
參軍有三女皆国色次曰罷貞小字
阿鳳尤甚美其針指文才兼容言貌
非世有也是以知之今君遇此妾等
不敢近矣生曰彼長女未受聘何先
及次女耶必欵求之妻在長女言未
畢溜兒虺报曰宗師案臨宜往就試
生歸即欵試燕知之遣人覘瞧三攴

而所生惟夫今妾欵守事翁姑則夫在
衣食斷絶失所是妾能孝不能家而夫
之道乖欵舍翁姑而供夫則翁姑貧病而
疱是妾能婦不能孝而子婦之義缺此於
孝家不能兩全故與其苟完一時之命不
若代夫死以全孝義也且夫既死則其父
母必痛傷以死夫父母死妾為未亡人亦
當偕死是夫一人之命而三人之存亡繫
為使妾而死則不過一人而夫浔生养父
母享有天年是妾一人之死有以全二人
之宝此妾所以不足惜也伏羊　聖恩睿
夫一死俾浔歸全父子之恩鄙将妻輒首

皆私有所贈生登領作詞分謝之

謝蕉尚參軍

孤身常托高門墻此恩海樣誰量又蒙
豐貺寘行囊書劒生光○添夏暫違顏
筵新秋便揖華堂時來倘試綠罗裳展
草聖體

右調蓋堂春

謝王滌

含春笑靨香罗結相思只恐傍人說腰
肢輕展血頻衣味厚私語香生舌○無
端又為功名別從回憂轉肝腸裂嬌卿
休作倚門粧新秋共泛歸舟月

右調玉樓春

謝麗貞

楊柳垂垂綠正濃碧雲軒內情語喁喁
玉人長嘆寄櫚東知音語惹動羌笳苦

抵罪用章国家大蓁　成化十三年三月
十六日奉　聖旨都饒免課

附餘

○筆封班侯

班超歸自西域止于洛陽閉門養病无所
逢迎有一儒生鬳首而長身欵扉投謁自
稱故人門者辞曰君侯久劳于外精神消
亡不樂於應接公卿大夫雜坐于門猶不
得望見顏色安問故人生闕之客哥梨然
變色毛髮聳竪排閤而入如脫兎頡訶超
曰子當土年邀功速利馳志異域棄戎如

○猛蛰見慈容總然麦好意也成空相
思今隔小山重承佳貺既尽在不言中

右調小重山

謝毓秀

惜別依傷春春住人難住蝴蝶紛飞最
惱人抱把春推去○記取碧云陰勝似
青雲路愁厭行鞭憶故人未走先回頓

右調卜算子

生擇吉典留兒就程行至中途天色
將晚寄宿一逆旅中留兒辛苦就睡
生坐燈下温書餘功夜分時聞隔壁
呢呢啼泣甚悲四鼓後又聞啓門声
生疑甚先潜出立俟之暗處見一女
子年可十五六倘徨而行生尾之至
河上其女放声一跳幸身赴水生急
執之即其故女曰妾本家嶽氏小字

倭琇曜風雲一息万里子固絶我矣而我
未嘗與子絶也凡子之建功名享爵位耀
于今而垂于後者我與有劳焉子不德我
乃待我以不見爭趨問之瞿然而視且怒
且疑與之坐而問曰子欺我我逢掖之士
淹寂穷廬游詠術藝呻吟典謨研味墳墨
佔畢操觚自厥百家脫脫六書若史迁班
憤于紀傳伏生皓首於遺經董子下帷而
講授刘向閉閣而所精相如託諷于詞賦
揚雄覃思于法玄彼皆收功于既死之際
成名于隔世之間樂為廷闕進而不迁故
尔浔以揚眉吐頴含毫鍛思或逞材以效

嬌元為繼母所逼旦暮不能自活控
訴無門惟死而已言罷又歎泣永生
解之曰芳年淑艾何自苦如此吾劝
若母當歸自愛女不從母三牧解女
曰如不死有此而已生憐之歎與俱
去但留兒在本家歎牙呼之女曰一
愛則事洩矣歎呼盛使則妾不可救
矣頃此失彼理之常也願君且行慫
使後追至京即相聚矣生見其哀懇
迫切之狀我若遲疑之時恐又刼水
乃棄留兒與女飛一小舟從小路疾
湖而行二里天將晚矣舟人曰天黑
路生不宜前往生從之停舟泊蘆汊
中與女互訴而彼情甚不捨生委曲
慰之女曰妾避死從君此身已許幸
勿以淫奔侍之焉詩歌畢所托矣生

能或橘瀣而綺靡寫幽思于尺素垂空言
千百世雖聖智之有餘諒非尔而莫濟僕
誠不與吾子並故逃尔而遠逝于是要擽
具之劒擁豐特之旄左執鞭弭右属鞬橐
射泓玄之流招制季之豪望蒲類而北向
踰流沙而西涉鳴鏑伊吾之野飲馬長城
之窟寫名王于轘組言馘豪于鉄鉞横四
裔于龍堆出九死于虎穴但見千軍雲屯
萬騎雷合矢如蝗戈如電斬紛七紜七
天動地吸知者為之愚勇者為之怯尔於
是時國已銷鋒歛跡顛倒筐篋開鉦鼓而

曰僕貧偶逢中路亦是天緣天日為
誓女喜即就枕作詩謝之
舍愁歡赴水晶宮　天遣多情半夜逢
枕上片言如不改　願君早娶到三公
吟畢生方歎和韻女側耳聞船後磨
斧修葺與生靜听之驚起問曰磨斧
何為舟人應曰汝隻身何人乃拐人
女子天使我誅汝蓋舟人愛嬌无之
美欲誅生以奪之也生驚怖討無所
出而舟人已有持斧向生欲生躍入
水口呼救命忽雲霧中有人憩壺而
起即以長竿挽生之髮救之生得不
死舟人見生救起隨棄舟下水泳去
而嬌元亦幸無恙反得一舟矣二舟
相並舉火問名舟中有一婦問曰君
非初生也生曰娘子何以知之婦出

詩以相及其夫名不可次盧浮功不可以
倖取劳之未圖報於何有生乃卓然起立
進而言曰吾聞大功無形雄名仁人
重德子不報志士弛柴而不爭九我之功
遠者大者人所共知不待覩綴近在子身
何獨未喻子將京師困而逆旅與我傭書
求直官府握手終日未嘗離汝工爾字書
順爾指使成爾文章通爾志意仰事俯育
皆我是賴及其今史掌書闌臺最入酉出
必與爾偕言無尔違行無尔辱夫何一旦
絶已因之交結無信之友悵可成之功造
難就之計舍聖賢之業操不祥之器乘机

舟相見乃吳姒娘也姒娘喪夫改適
一巨商商與姒娘載貨過湖亦泊干
此商問姒娘曰汝何識祁姒娘權應
曰親也商以為五乃其壻解相款明
早姒娘私餽生白金一錠為路費生
謝別然不能操舟與嬌元坐帆下惟
風所之行一日止十餘里近晚仍泊
湖上嬌元方沉吟為浪岸上忽呼曰
死奴至此耶生起視之乃昨姒去舟
人也生知不免即跳崖疾馳免為追
及幸舟人尾生終日飢不能前故得
免焉生縱步忙投不知所之雲迷路
窄四顧寂然遥見一叢林急投之乃
道院也生扣門入見一道姑白蓮
燈咫問所自来生且述其故道姑曰
此女完怨不使生曰殿宇下次穢明
弭危以徼一時之富貴恐我尤圖封管之
勲忍投地之耻將全爾交耒即背棄若乃
我車竟野伏鉞擔師文告之修我記爾辞
伍符尺籍有所徵發我傳爾信應期而合
而移書而飛文或安屯而致實或計功于
幕府或通訊於隣国九此多端匪我弗克
爾狂姑墨上書乞兵我焉尔心幸獲所請
爾厭西土情懐首丘泣血騰章實伐所暮
女弟陳辞悲歎激切感動天子寔我所書
既而迁旅穷荒縻車帝里徼我之惠何以
及此雖然此特其小小者耳若夫鋪張鴻
休潤色弘烈書之旂常列之簡册使爾浮

此即行矣既而又一青衣至附耳曰
此生頸飄逸半夜留之人無知者道
姑憮然乃曰先生既不當內坐生隻
揖問姓道姑曰下姓沙法名宗淨凡
二十七矣有道妹曰通師年二十二
矣亦令見生因共坐清氣襲人香
風滿席生見通師談傾珠玉笑落瓊
瑤思欲自露其才乃請曰僕避狙相
扼自幸得所皆神力也敢仰既詞水
陳慶益不識可乎通師曰先生有速
才能即揮乎生曰皖請而已何暇揮
耶通師喜即引生拜於旃檀之下生
起焚香應口而讀声如玉磬清韻悠
然伏以

乾坤布象羅萬籟以成一盧日月重光
溥八方而迴四序歷中山立雲外苍明
以流英声騰茂實光明融昱千載而不磨
者其功豈易易我今子役敢淡淡近之故
忘本原之義是何異於始皇之睊頴而平
原之失遂也趙乃肝睢失容竟若有避生
曰未也顧安尔听火窟我臆昔尔先君開
関抵蜀我在童髦資其簡檄隷尔先固父
書是續念我前功復見商鲁我乃竭其誉
見投以十心道叶膠漆利同斷金相與成
書辯為詞林向使国不恒其德皆好忘故
改行易業效尤於汝則訛為之綴辞秉翰
以成其制度式且夫萬里封侯立功異域
榮則榮矣訛與夫論道廣書為世儒宗以

側玄鶴于九天遥迎車駕跨青牛于十
島近拜仙旌羽狄一介書生五湖逸士
欲向金門射策逆旅奇逢誰知盡防無
情暴徒禍作幸中流之浮救雖既迫而
迂延四野雲迷一身无奈兩間局促九
死何辭不意天啓宿緣竟浮路投勝宗
清談滿坐皓齒之素書緣竟發挑燈拂
黄冠之羽扇倏乎仙境恍若洞天拘禁
不祥瞻仰靈光之照耀消磨多瘴恭逢
雅娥以周旋謹拜清詞上于天听祈隆
陰祚下護愚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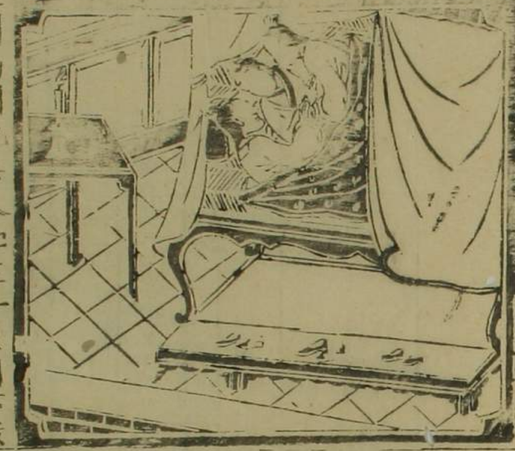
讀畢師等贊曰君乃青雲士也奇才
奇才因率酒賡酌稍及廢語宗淨舉
手把生腮曰君雖男子宛若婦人涵
師曰夜深矣共起邀生同入一白紗
帳共枕雲兩週而復始各遞温存不

闡父之績薄伐西戎恢我疆土忠則忠矣
孰與斷代作史勒成一家以佐漢之光向
使戎狄之人惑神巫之言悼斬使之耻獸
心坌躍徂詐焱起吾將見尔膏身度漠之
墟暴膏焉耆之野生為囚俘死為夷鬼又
安敢望青燕乎故子常鄙我而不用我亦
笑子身勤而事左勞大而功細也超聞斯
言俛首沈汗揖客門外自愧不孝卒以慙
死

○八卦論壽

離謂坎曰人之生也其壽年率以一百歲
為常而人不能以自全也則有戕賊之而

惜精力而涵師肌膚堂賦風致尤高
自是晝則以次陪生夜則連衾共枕


並枕爭春

重門扃固絕無人知生一夕月下步
西墻闢誦經声甚嬌乃朗吟詩以戲

已於是謂七十年者為古稀然以七十年
記之始十年童稚也無所知後十年老耄
也無所樂其間所浮五十年耳以五十年
記之夜居晝之半為則其所浮者二十五
年耳已坎曰不然古之逞者以為無事此
靜坐一日即而日若活七十年即一百四
十年由此觀之子戚戚然以七十年縮之
而為二十五年之短我欣欣然演之而為
百四十年之長為固不可執一論也乃相
與質於震震曰皆是也夫離之以長為短
者徹夫動之無節者也坎之以短為長者
美失靜之有恒者也靜者壽而動者否其

之

泐門清月水苍芡　讀罷禪經夜兢何
矯舌強隨空色轉　芳心皆作死灰瞥
玄机參透青蓮偈　悔悟應知白拳歐
却與維摩作相識　不憐牆外病東坡

隔墻誦經者即文娥也昔赴出乃入此庵為西院主與錫之弟開生吟詩竊曰此初即去也何以至此追思往事不覺長吁然不知是否亦翻吟詩詩以試之

為君偷出枕邊春　玉勝愁消瓠秀嗔
說却紅塵今到此　隔墻好似舊時人

生聞詩甚疑呼涵師問曰此墻外何人曰西院一新來弟子先生明早潛訪之見文娥相持悲咽各問來故生曰僕累卵必不意又獲見卿真風世斯之謂歟他日二子以語異異曰是何言之幷也子不見户樞乎窓室之樞終歲動而朽閫閾之樞無日不動而存暴動寿而靜者否也二子抚然曰噫若是其不同也吾旦何歸乎則又以語兌兌曰子何滯之深耶風中之燭不旋踵而消窓室之燭則可況通久至人之所翫也孰謂寿者之一於動乎又孰謂不本生之一於靜乎子毋泥於是而自得之可乎二子者未之有得也後往觌民而問焉民曰皆非也子徒知矣動靜云耳動中之靜靜中之動子弗知也終日噎噎而主人翁凝然動之靜也

緣也文娥之師興錫兄生悅而陛之過一二日又過宗淨廠而院虛留柬而忘返不意溫兒為陸氏失女執送於官竟成疑獄而生久居院中試期已過亦為色所迷不復他念矣生嘆涵師等剔飲賦詩不能盡述姑記其一二以例其餘

與興錫談玄

春海回頭便是家　春鴻織柄報瑤華
日光飛出塵中馬　風力平收水底霞
丹竈有烟終是火　藍田無玉豈生芽
從今洗髓留玄骨　不向玄門更艷葩

題性統齋壁

不是凡民不是仙　壷中日月洞中天
青山緑水皆為　野鳥名花盡有緣
林壑寄身閒似鶴　齋居養性灵如絃

心如死灰而中有豆爆焉靜之動也知動之不可無靜靜之不可無動則知之聖矣語未畢而坤至撫掌曰此真人之道非聖人之道聖人順天地決四時春爰而夏茂者陽之動也秋斂而冬閉者陰之靜也當動而動不逆之以歎吾陽當靜而靜不爰之以嗟吾陰陽常舒而竟良春夏之溫旦樂也陰常慘而皚凝秋冬之涼且肅也一動一靜惟其時於是而有不壽之壽焉世人烏浮而窺之二子曰至論哉因以其崆峒之山禮乾而告之乾曰此聖人之道非所謂神人之道神人之道以太乙為体以

浣衣華髮成滿洒　坐看芳溪放白蓮

題宗淨山房

兩兩山禽報好音　幽幽白石點疎林
谷中鹿豕防人眼　壁上猿蒙得日陰
無伴空驚猶猫捕　有舌還恐伯牙琴
憑渠海沸天雷發　淨佛滿園挽勝今

一日兩院道姑皆徂一寡婦家作齋事獨留文娥作生生歌私之娥曰妾見衆道姑逐逐日夜不免但妾居外甚者浔君帶歸歌惜一共扰耶上曰我在此甚無益思歸亦切矣豈忍棄卿因搜娥徹其衣奉与詠之時文娥年十七歲矣一近一避畏如見敵十生九死痛欲消魂不奪而閨善操飛法水事畢生曰卿他日歸肯為滉自作媒乎娥曰貞甚有情況今年長

太虛為用其目嘗嘗其耳瞶瞶其居若尸其所若指其論若忘其寢若休混兮闢兮不可以象滉兮滓兮不可以執無動也亦無靜也先天而生莫知所成後天而終莫知所窮又何有於壽年之久且近哉二子相自失俯伏以謝曰此非所謂天人語耶何其端我幽漸而鮮倫昭曠而無痕使聞之者洒然若況洞之去休恍若大夢之浔醒也

醒述論

夫人常情非愛財即愛身也非畏法即畏理也非慮前即慮後也非好名即好勝也

亦易乱之君肯歸不必慮也自是生與娥密為歸計矣衆姑自齋回見生有歸意百計留之無以悅生者適有女童持禮來拜衆姑而去生問何人宗淨曰前作齋事家使女金菊也作徵笑宗淨疑生悅菊即歌之曰君肯安心寓此當及其主母況此婢耶作問主母為誰淨曰辛太守之妻陳氏也年雖四十而貌甚少年今寡居數月矣前作齋事今擇本月十五日到院炷香我輩當以酒醉之強留宿院睡熟脩君即近之倘事諧則太守有一妾名乳姬亦一網蹉下矣生如其言至十五日陳果被酒假宿院中宗淨以鷄子清輕七汚其便溺如受感狀陳醒覺之疑為男子所淫開帳急

人之於才或以毫厘而貿易無戚或以金文而僮僕答僕或以假借而朋友分袂或以不均而兄弟構訟至於淫色則傾囊竭破家資而欣然為之甚則同餓莩胥盜賊而終身不悟也謂之何哉人之於身或以墜馬而畏騎或以危船而勒渡或刺皮膚而怒不可當或小有疾病而戚然恐不可起至於淫色則耗元氣喪元精而怡然安之甚則染惡瘡躭弱病而耳心不悔也謂之何哉且無禄者犯姦有罰戢役者宿妓有禁法之可畏也明矣今之人縊死於舊院刺死於南樓為嫁買而經官問革緑淫

呼金菊不意菊亦彼誘別寢但見一燈在几生笑而前陳實曰妾歌守志終身不意為人所誘生捧其面勸曰青春不再卿何自苦如此即解衣逼之陳亦動情竟納焉生憂疲于色而精力不長陳久寂空閨而所歡未至乃約生曰妾無間暗歸君可隨我混入生如其言 撫氏家孔姬尚睡中陳欵弄乱之以起其口即光前語曰汝真否我帶一伴客相贈孔姬見生即有忿怒狀陳以勢壓之終亦不從生與陳處十余日終謂孔不得婢志生乃益一春意於孔寢望以動之孔姬覺之心動一日生向金菊巢兒老翠昼淫於双桐軒二女一男半春以滾孔姬見之情逐悅物乃言曰郎入花叢矣三婢驚散生曰卿自守足矣何故閉高吳

奔而出醜遣刑天以吾一身仰有父母俯有妻子其所當顧慮者甚多而乃以女色罹法不亦可羞之甚耶色荒之誨易有之治容之誨易有之理之當箴也明矣顧乃正氣丧於淫邪名節丧於妖媚雖有豪才不足取也今之死戰鬬者以勇名死諫諍者以直名而死於色者名之曰敗家子稍有好名之心當有警而不為稍有好勝之念當有悍而知改矣或以子美之四娘安石之雲月東坡之琴操陶穀之弱蘭為四公之樂而不知此乃四公之累也或以為相如之竊玉韓壽之偷香張敞之畫眉沉

孔矣曰妾顧倘少生妾隧而孔通最素罗巾調浣溪一詞以謝之一日宗孝而涵師時謀曰我輩盍即邪君故以陳夫人悅文今邪君乃於陳不顧我矣為今計並往稽之陳欵相争必得其財斬彼絶必生我隙不両利乎與錫曰邪君智士也倘事洩先行我輩後望必先令一人假宿於彼以欵計溫之我輩夜半園門重簡分頭斬不失訴也衆韓善欵擇一人先往文娥自村叫討生必不能脫況生後入院幾已羈留必无帰計乃進計曰弟子与邪鄉里邪必不疑弟子願以赴化為名入陳寢而為餌師内應師等信而遣之文娥往見陳於萱寿堂方夕生並坐而孔姬坐生

約之瘦腰為四公之豪而不知此乃四公之失也而俚言所謂腰間劍與色不迷人者是又一恒人能曉之也嘗讀孔子世家見柳下惠坐懷不乱魯男子閉門不納之事讀江夏野史見馮商娶妾遣帰生子狀元及弟之報則知不淫女色非独愛勇也愛德也而財不足言矣非独畏理也畏天也而法不足言矣非独慮后也慮鬼神也而前又不足言矣非独好名也好積善也而好勝又不足言矣如此則楚館秦樓非樂地陌穿之淵藪乎歌姬舞女非樂人破家之鬼蜮乎顛鸞倒鳳非樂事妖媚之狐

相成雖喜隙自是各相謀角矣

卻生与文娥海脫歸即投潘宅潘有溜兒成獄知生晚中失所為物故矣不意至此復得見生而又見文娥扈李家甚喜及聽貞瓠秀出爭間久篤何地且何以得遇文娥生一一道所以衆皆發眼前惟王勝不在生聞甚歎乃知嫁竹副使子矣悵歎久之至晚就館有念到心抚抱不隊乃構一詞名曰憶秦娥

空卻十春光到處人如玉人如玉舊時姻緣何許青塚向鳳猶歌首見盛文娥已詩通心腹通心腹死時消了勤懇友斛生晚上起披衣坐床上開推左右猶之秀也矣謂生曰勝如多致意有書奉約平万往彼一顧生見書成窈窕又言

話說宋朝有一秀士覆姓司馬名敞本貫汴梁人也年方弱冠早赴科場腹中背記五車書胸内包藏千古史那秀才往錢塘江上观光上国遂携琴劍書箱取路迤徙杭州在路非止一日飢飡渴飲夜住曉行不覺早到杭州怎見得杭州好景歐陽公有詩為證

山外青山樓外捺　西湖歌舞幾時休
暖風熏得遊人醉　直把杭州作汴州

說不尽杭州好景有東来西水南朱北米自古建都之地名賢隱跡之鄉四時有不謝之花八節有長春之景東西酒肆

路上情甚稠客文娥曰久居於此即君樂乎後以眼秋波生生乃含淚寻独步亭后文娥居生告曰今逢事變矣生問其所以娥答告以故且曰妾与君歸期到矣急急為歸計耶可自全生點首数次計乃所出娥曰行則跌法何如生遂悟徙語陳門院中隙隔一牀去当即来卿意何不陳曰何幼乃使令翁随去役人早还生与娥翁同歩路娥口夫人欲即早還翁即可先往令院中速办何如翁又拥娥先往娥口人不識妾與郎君行不幼子同郎君行路則人疑矣生知娥意亦乃禁翁信而先行娥乃挽生即從別路遠遁翁至院久候不至而返師等謂陳賈已而陳又為院中潜遣五

狸乎識者以為何如

○錢塘梦

試問水帰何處无明徹夜東流滔七不管古今愁波浅如噴雪新月似銀鉤暗傷年富貴掛錦帆直至江州風流而行金線柳依舊繞扁舟青山无数緑水无数更看那白雲无数覇陵橋上望西川動不動八千里路去時節春暮来時節秋暮急回頭又早冬慕想人生会火離多嘆光阴能有兒度

春風酒一壺　夜月琴三弄
今古平曾閒　試聽錢塘夔

語歎情恨衣穿未完不能下床乃即
床上索書秀出書袖中近床與生生
牽手約秀頭承為被恨秀力排推阻
雲影留珠淚滿床忽聞人声秀將
脫去生定气開緘且讀其箋

妹王勝歛裣洛

手輔元長臺下

兄去后妾頃刻在懷仰盼歸期再續
舊好不意秦晉通盟相思愈急妾人
千里会晤无時竊秀妹為妾心腸劝
妾曲從孤命妾亦劝秀為事君兄莫
負少仰秀亦鍾情者也妾與兄恢深
恩愛帳內溫存今已月餘秀兄善為
之妾復何言便此心懸七歛污一面
兄无棄猶之心妾有倚門之望情慨
然枉頗实出尋常之万万也

会佳賓南北歌棲遲月市有三十六條
巷柳巷之十二座管絃樓更有一巷閒
田地不是栽衣帐戲蝶那秀才探親已
畢因同纸個詩人宴賞於西湖之上怎
見得西湖好景有蘇東坡詩為證

湖光瀲灩晴偏好　山色空濛雨亦奇
若把西湖比西子　淡粧濃抹也相宜

說不盡西湖好景又有詩為證

依七柳向湖邊綠　灼七桃花映水紅
隱七山藏三百寺　重七雲鎖二高峯
端的是山藏美玉地產靈芝湖上堂上勝
蓬萊四聖观中欵閒苑湖光瀲灩蘭橈

勝在家時與秀為心腹每仗情事動
秀、即欣然有喜懌或停聆閒坐或
同寢一話及生秀即微笑勝每以生
風致委曲形容秀必停哞拊枕坐起
如醉慨以生不歸為恨及是生滑書
知勝之憑秀也乃拾所遺珠寄自進
覆秀且以勝書示之秀佯怒口我亦
如勝如那數生而去生無聊往坐迎
暄亭天於歎雪寒氣侵人又娥過亭
見生寢遣以為慕龍負也急馳報貞
貞徐步即生後生不知貞之來長漢

一声悲吟四句

風觸愁人分外疎　潛然紅淚濕欄干
陳雲阻書相思路　梅宵瘦不堪

龍負輕褻其背曰兄若寒即生驚頃
一揖應曰若寒不妨舌愁離忍耳貞

盡漿數千船山景融和王砌金明千萬
户九井玉龍噴瑞霧三潭明月浸琉璃
柳陰白鶴飛還往船畔金鱗戲水遊青
青柳岸漁人鳩點、蒼蒼蘆子村斷橋
深處有沽桃花流紅映浴鴛鴦浮鷗鷺
暖晻、三千頃波漾琉璃水萬洞前有
鎖蒼崖懸雨腳堆螺髻列盡屏青靄、
三百里山橫翡翠春風處野綠楊影裡
聽啼鶯夏日園林沽酒樓前堤繫馬秋
光將暮看東籬菊蕊包金腦雪終消向
暖處江梅破玉山中景致不同四季遊
人快樂柳洲亭下盡船舉棹喚遊人豈

因拉生共擁炉生坐火前以筋盡灰
愁思可掬貞伴問曰兄思婦耶曰非
也又笑而問曰為那人不在耶那人
指王勝也生曰眼前人尚如此去人
何暇計耶貞曰妾未嘗憶兄兄何出
此言生曰僕每失言卿即震怒尚非
慢乎貞笑曰信有之今不復然矣生
口彼此有心已非朝夕千愁萬恨竟
作空言今試期又將迫矣一去而四
便隔數月卿能保其不如王勝之出
閨乎貞低首嘆曰妾一見君即有心
矣豈敢自昧但恐餅克有終作一笑
柘耳生長嘆曰事慮至此終不諧矣
適文娥自外執盃帝橘二枚進曰二
橘頗似有情生曰有情不決亦要用
試貞笑曰決亦甚易但恐根不固耳

樂橋薊酒旗搓風招過客九重　青松煙
波；六橋金柳翠依；曉霞遥映三天
竺暮雲深鎖三高山峯風起處猿呼洞口
雨飛來龍井山頭冷泉亭下有清冷；
碧沉；流皓月浸寒星千千丈瀑布掛
飛龍靈隱寺前有炎騰；光燦；瑞氣
冲天卷落有萬；朵祥雲龍佛殿尋蘇
堤東坡揚柳院訪孤山　和靖老梅軒又
有詩為證

壹閣映山山映閣　碧天連水水連天
金勒馬嘶芳草地　玉樓人醉杏花天
秀才觀之不足看之有餘至暮而歸遂

文娥知二人意因說曰妾知貞親與
君思欵並帝久矣但君歡速成貞恐
緣薄是以久疑妾今為二人決之請
二人各出所有以訂盟約一長計不
亦可乎生曰善即剪一指甲付貞祝
曰指日成親百年相守貞乃剪髮一
綹付生祝曰青髮付君白頭相愛文
娥曰妾請為盟主因取橘分贈二人
祝曰決成連理並蒂同春恭佳期即
在今晚矣有指盟者妾當首出貞首
肯之生喜而出綴筆作一詞名曰好
事近

好事剡文娥便把眼前為約濃偷月明
時復珉筵迴實與天生双橘蒂相連
宜醒相思即浔到綿衾香處把親抱
著

徃錢塘江上江頭景致與城中大異西
望七里灘嚴陵舊跡東觀會稽山謝安
幽居泉香美酒波深魚肥日落山腰風
生渡口忽見浔日落山腰捧金盤懸玉
鏡曜三光明六合濃霜；萬里海雲堆
月上風生渡口走銀山崩大華喊千軍
奔萬馬骨骨；一江春水送潮来江頭
是好景致有回文詩為證

潮隨暗浪雪山頽　遠浦漁舟釣月明
橋對寺門松逕小　檻當泉眼石波清
逕；綠水江天曉　霧；紅霞晚日晴
遥望四邊雲接雨　碧波千點数鷗輕

生把筆正私喜雀躍適潘英持一盒至云秀姐餽君金橘生啟盒又見一詩

斑脆柔姿滲茜香　數顆珍重贈初即
青將此味心常記　頗付高枝過短墻
生浮詩知秀亦有允意滿喜過望潘英索生和韻以復生征吉不能執筆英促之生曰詩興不來奈何英又從之生曰汝為歌興可平英不答生閉門拒英入幔狂興一頃不覺過度送曰来久矣恐見疑君既無詩當自入謝之生有恍然英若從之乃迎風而行至秀所秀已為毋呼去矣生又迎風而出遂惠寒熱又思赴約愈覺憔悴疾益加甚是夜秀娘貞各料生必来而窺省守灯以待明早知生病咸

那秀才喜不自勝於是卜築為居壘土為山栽卷為竹編籬為户引水為池取土掘深三尺忽見骸骨一付儼然家童来報秀才秀才言曰甚人遺棄不可棄之於是用石匣裝盛葬於高埠去處不覺的天色已晚金烏漸墜陸西山玉兎看看上翠欄深院佳人類報道月移卷影又更殘是夜晚間金風颯颯玉露零零銀河耿耿皓月澄澄那秀才取一壺酒伏一口劒操一曲琴吟一首詩

瑤琴塵暗鴛鴦錦　梨卷夢魂珊瑚枕
脫風時送異香来　一曲高歌邀月飲

杜禎之生咄咄不能言惟流淚而已貞秀執生手各涕泣悲咽不勝貞伏生胸前慰曰天相吉人兄當自愛好事多磨理固然也頃岑氏至二女退岑命以湯藥治之生火急廣知之請岑曰子頓有志可我入迎翠軒便服事不能尽去而生又患病內軒處以封鎖乃今秀掌家與貞同去蓋秀岑之愛女秀不肯岑就順之而貞則不敢違命勉強同行矣生自是浮與秀温存無所不至生病十去八九一夕以淫事戲秀約曰灯滅時　兄可就妾寢所妾先睡候之及秀將寢愧心復前而又念生新愈恐逆其興乃呼東兒詐睡已之床上且戒之曰倘露机汝即一死東兒平日畏秀之嚴不

那秀才歌罷已興起一陣狂風那風是大不大有詩為證

無形無影子　人懷　四季能吹萬物開
統地掃將去葉去　入山推出白雲来

這風不大有洛不二陣風那風非干虎嘯豈是龍吟卒徒寒風撲面清零零冷氣侵人急不然開花謝柳暗藏香水碓山歇那風貞節是吹拆地獄門前呵捲起鄧都頂上雲更有第三陣風入紗窓滅銀缸穿畫閣透羅裳舞飄飄吹卷擺柳香條走石颺砂俄然過處瓊蔽行幕地飄来不見卷秋聽浮環珮鏗鏘厭蘭

得不從及生至以為真妻也歎輕
輕愛之如玉生呼之不應以事語之
亦不答生以其寒蓋皆不疑至早求
去生悅之且曰舉家無人何必早起
留之者數四天已漸明矣生開帳視
之乃東兒也生快甚冷笑東兒亦含
笑而去生起見秀戲曰卿非細信乃
能誑楚秀謝罪不已生曰東兒作贈
頭可也卿能免耶秀不應往坐火炕
生亦登炕將秀金蓮置之懷相與逼
躰而坐秀曰天寒小坐可乎生曰可
秀命潘英治酒菜與生對飲每一杯
各飲其半情甚濃興甚遠生以眼撲
東兒出東兒轉手閉門而去生抱秀
求女之公秀曰待晚生曰晚生曰倩
人耶半推半就覺酒興之愈濃且喪

縹緲異香襲人風清月朗那秀才開門
思之間忽聞窓外有人言那秀才開門
忙亂乃是一女子善挽烏雲眉掃新月
肌凝瑞雪臉襯朝霞有沉魚落鴈之容
閉月羞花之貌秋波滴瀝雲鬢輕盈淡
掃蛾眉薄施朱粉舒玉指露春笋纖長
下香階顯金蓮步穩端的是傾城嬌
躰態輕盈綺羅隊裏生來却厭繁華氣
象珠翠叢中長大那堪雅淡梳粧開窗
海棠也不問夜來妾少飄殘柳絮竟不
知春去如何要知半點真情除非是
鎖紋窓前月能施他一回嬌眼却便以

具盞告春以之無生留祝方飲兩
作斑眼矇矓而玉勝齊湧魂飄舌尖輕吐秀思生病如意護持生恐
秀嬌傾心頗倒雖精神之有限柔歌
罷而不能傾之東兒至生携衣而起
東兒嘆曰即得新人待棄舊人耶生
歌兒曰謂也乃謝曰烏肯忘卿東
兒曰妾何足言彼美秀者真可忘乎
生曰此玉勝之德也銘心刻骨而已
東兒曰夫既不忘何新一頓耶生謝
曰來日即往矣

不意王勝亦知生之在家
也冷人以詩招之且托秀促生必至
一別流光已數年　相思日夜淚漣漣
新愁舊寃非筆墨　舊事凄凉却恨天
落縞斷絲誰尚織　梁泉尼嘆燕還聽

翻綉帳清風吐老、解語比玉玉生香
臨溪双洛浦對月兩姮娥那女子輕移
蓮步有蓋珠宮仙子之風緩整湘裙似
水月觀音之態環低素手啓一點朱唇
露兩行皓齒早蒙奚骨之恩未敢有忘
今夜特來拜謝碩陪枕席之歡共效于
飛之樂若不相棄賤妾萬幸那秀才聽
罷正色而怒帶酒而言非前生半面之
交却怎生取一宵之樂人不曾好句有
情聽夜月落花無語怨東風眉尖眼角
傳心事月下星前說誓盟你是何方兒
恠甚處精靈為甚衾夜前來迷惑漫讀

誰知情重風流客　不管愁人在眼前
生見詩不得已整衣冠偕行拜謁時
副使在任所惟妻小在家而副使之
繼妾顏氏名松娘妾王氏名驄紅皆
以淫蕩相高見生與玉勝曹面時悲
咽相對情甚悽慘乃謂勝曰令表兄
何必流涕少留于此與汝常得相見
不亦便乎勝喜語生〻亦私喜乃就
寓于符瑞軒近晚一女童持玉環紫
韜一事奉生曰妾南薰也奉主母松
娘命約君一叙生以親故不敢承命
南薰以韜作同心結納生袖而去既
而又一婢至捧紫綾綃綴金剔牙贈
生曰妾金錢也主之愛妾名驄紅托
為致意君勿驚訝生曰適松娘又有
命柰何金錢曰君今先往松娘會後

書君子那女子聽罷忙陪笑臉低首無
言手執白牙象板高歌一曲

曲名蝶恋花

妾本錢塘江上住花落花開不記流年
度燕子啣將春色去紗窗兇陣黃梅雨
那秀才聽罷恰便似林鶯嚦〻山溜零〻
歌喉宛轉餘韻悠揚向前欲問其由那
女子化清風而去惝然驚覺乃是南
柯一夢那秀才披衣而起開戶視之只見
滿地花陰半窗明月三唱鷄声東方漸
白悔之不及於是忙呼左右急喚家童
取將文房四寶磨得墨濃蘸得筆飽亦

辭以避嫌以就外宿妾與驄紅謹候
于此生如其言燈時潛入內寢松娘
以具酒殽于別室邀生共坐叙溫存
雜謔浪至夜分方就枕生恐驄紅之
久待也力辭就外松娘曰一家以妾
為主何避嫌之有著意留之至鷄鳴
時始得脫身

作蝶恋花半篇其詞曰
斜插犀梳雲半吐檀板輕敲唱徹黃金
縷歌罷彩雲無覓處夢回明月生南浦

新鍥增補全相燕居筆記四卷終